殘抄本紅樓夢余於民廿五年得自滬市地攤書僅存十回原訂二冊置之行篋忽忽十餘載矣今夏整理書籍以其殘破太甚觸手即裂爰親自襯補訂成四冊因細檢一過覺與他本相異之處甚多即與戚本脂本亦有出入之處他日有暇當細加詳校也

民廿七年初夏乡首公遺識於滬寓

三十三回 小進讒言素非友愛 大加打楚誠然不肖

三十五回 白玉釧親嘗蓮葉羹 黃金鶯巧結梅花絡

三十七回 秋爽齋偶結海棠社 蘅蕪苑夜凝菊花題

三十九回 村老嫗荒談承色咲 痴情子寔意覓踪跡

三十四回 露真情傾心感表妹 信訛言苦口勸親兄

三十六回 繡夗央夢兆絳芸軒 識分定情悟梨香院

三十八回 林瀟湘魁奪菊花詩 薛蘅蕪諷和螃蟹咏

四十回 史太君兩宴大觀園 金夗央三宣牙牌令

四十一回　賈寶玉品茶櫳翠菴　劉姥姥卧醉怡紅院

四十二回　閑取樂偶攢金慶壽　不了情暫撮土為香

四十三回　金蘭契互剖金蘭語　風雨夕悶製風雨詞

四十四回　獃霸王調情遭毒打　冷郎君懼禍走別鄉

四十五回　蘅蕪君蘭言觧疑語　瀟湘子雅謔補餘音

四十六回　變生不測鳳姐潑醋　喜出望外平兒理妝

四十七回　尷尬人難免尷尬事　鴛鴦女誓絶鴛鴦侶

四十八回　濫情人情誤思遊藝　慕雅女雅集苦吟詩

四十九回　白雪紅梅園林佳景　割腥啖胆閨閣野趣

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編懷古詩　胡庸醫亂用虎狼藥

五十三回　寧國府除夕祭宗祠　榮國府元宵開夜宴

五十五回　辱親女愚妾爭閒氣　欺幼主刁奴蓄險心

五十回　蘆雪菴爭聯即景詩　暖香塢雅製春燈謎

五十二回　俏平兒情掩蝦鬚鐲　勇晴雯病補雀金裘

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陳腐舊套　王熙鳳傚戲彩斑衣

五十六回　敏探春興利除宿弊　識寶釵小惠全大體

五十七回 慧紫鵑情辭試寶玉
慈姨母愛語慰痴顰

五十九回 柳葉渚邊嗔鶯咤燕
絳芸軒裡召将飛符

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寶玉認贓
判冤決獄平兒奪權

六十三回 壽怡紅羣芳開夜宴
死金丹獨艷理親喪

五十八回 杏子陰假鳳泣虛凰
茜紅紗真情揆痴理

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薔薇硝
玫瑰露引來茯苓霜

六十二回 憨湘雲醉眠芍藥茵
獃香菱情解柘榴裙

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題五美吟
浪蕩子情遺九龍珮

六十五回 賈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六十七回 餽土物顰卿念故里 訊家僮鳳姐蓄陰謀
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劍殺人 覺大限吞生金自逝
七十一回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夗央女無意遇夗央
六十六回 情小妹恥情歸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門
六十八回 苦尤娘賺入大觀園 酸鳳姐大鬧寧國府
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雲偶填柳絮詞
七十二回 王熙鳳恃強羞說病 來旺婦倚勢霸成親

七十三回 痴了頭悞拾繡香囊 懦小姐不問纍金鳳

七十五回 開夜宴異兆發悲音 賞中秋新詞得佳讖

七十七回 俏了環負屈夭風流 美優伶斬情歸水月

七十九回 薛文龍悔娶河東獅 賈迎春悞嫁中山狼

七十四回 惑奸讒抄揀大觀園 矢孤介杜絕寧國府

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淒涼 凹晶館聯詩悲寂寞

七十八回 老學士閑徵姽嫿詞 痴公子杜撰芙蓉誄

八十回 懦迎春腸迴九曲 嬌香菱病入膏肓

紅樓夢第一回

甄士隐梦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歷過一番梦幻之後故將真事隐去而借通靈之說撰此石頭記一書也故云甄士隐云云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自又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哉寔愧則有餘悔又無益正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則自欲將已往所賴 天恩祖德錦衣紈袴之時飫甘

饜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談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閨閣中本自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併使其泯滅也靜而思之雖今日之茆椽蓬牖瓦灶繩床其晨夕風露堦栁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懷筆墨雖我未學下筆無文又何妨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亦未可使閨閣昭傳復可悅世人之目破人愁悶不亦宜乎故曰賈雨村云云

列位看官你道此書從何而來說起根由雖近荒唐細按則有趣味待在下將此書來歷說明方使閱看者了然不惑話說當年女

媧氏煉石補天之時于大荒山無稽崖煉成高徑十二丈方徑二十四丈頑石三萬六千五百零一塊媧皇氏只用了三萬六千五百塊只单单的剩下一塊未用便棄在此山青埂峰下誰知此石自經煆煉之後靈性已通因見衆石皆得補天獨自己不堪入選遂自怨自嘆日夜悲號慚愧一日正當嗟悼之際俄見一僧一道遠遠而來生得骨格不凡丰神迥異來至石下席地坐而嘆曰自見一塊鮮明瑩潔的美玉棄在崖邊施法拾起縮成扇墜大小可佩可拿那僧托于掌上唉道形體到也是個玉物了還只無有寔在的好處須得再鐫上数字使人一見便知是奇物方妙然後好

携帶你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詩禮簪纓之族花柳繁華之地溫柔富貴之鄉去安身樂業石頭听了喜不能禁乃問不知賜了弟子那几件奇處又不知携了弟子到何地方望乞明示使弟子不惑那僧咲道你且莫問日後自然明白的說着便袖了那石同那道人飄然而去竟不知投奔何方何舍後來又不知過了几世几刧回有個空空道人訪道求仙忽從大荒山無稽崖青埂峯下經過忽見一大石上字跡分明編述歷歷空空道人乃從頭一看原來就是無才補天幻形入世蒙茫茫大士渺渺真人携入紅塵歷盡一番離合悲歡炎涼世態的一段故事後面又有一首詩云

無才可去補蒼天　枉入紅塵若許年
此係身前身後事　倩誰記去作奇傳

詩後便是此石墮落之鄉投胎之處親自經歷的一段故事其中家庭閨閣瑣事以及閒情詩詞到還全備或可適趣解悶然朝代年紀地輿邦國却反失落無考空空道人遂向石頭說道石兄你這一段故事據你自己說的有些趣味故編寫在此意欲世間傳奇據我看來第一件無朝代可考第二件並無大賢大忠理朝廷治風俗的善政不過几個異樣的女子或情或痴小材微善亦無班妃蔡女之德能我總抄去恐世人不愛看呢石頭咲答道我師

何太痴也若云無朝代可考今我師竟假借漢唐等年紀點綴又有何難但我想歷來野史皆蹈一轍莫如我這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別致不過只取其事體情理罷了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紀哉再者世人之情喜看理治之書者甚少愛看適趣閑文者甚多歷來野史或訕謗君相或貶人妻女姦淫兇惡不可勝数更有一種風月筆墨其淫穢汚臭壞人子弟又不可勝数至若佳人才子等書則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終不能涉于淫濫以致滿紙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過作者要寫出自己那兩首情詩艷賦來故假擬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傍出一小人其間撥亂亦入劇中之

小丑然其环婢開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盡情理之話竟不如我半世親覩親聞的這几個女子雖不敢說強如前代書中所有之人但事跡原委亦可以消愁破悶也有几首歪詩熟話可以噴飯共酒至若離合悲歡興衰際遇則又追踪擬跡不敢少加穿鑿徒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傳者今之人貧者日為衣食所累富貴者又懷不足之心總一時稍閑又有貪淫戀色之心好貨尋愁之事那有工夫去看那理治之書所以我這一段事也不願世人稱奇道妙也不定要世人喜悅檢讀只願他們當那醉淫飽卧之時或避事去愁之際只此一玩

豈不省了些壽命筋骨就比那謀虛逐妄卻也省了口舌是非之害腿脚奔忙之苦再者亦令世人換新眼目不比那些胡牽亂拉忽離忽遇滿紙才子淑女子建文君紅娘小玉等通共熟套之舊稿我師意為何如空空道人听如此說思忖半晌將這石頭記再檢閱一遍見上面雖有些責奸指佞貶惡誅邪之語亦非傷時罵世之旨及至君仁臣良父慈子孝凡倫常所關之處皆是稱功頌德眷眷無窮寔非別書之可比雖其中大旨談情亦不過寔錄其事又非假擬妄稱一味淫邀艷約私訂偷盟之可比因不干時世方從頭至尾抄錄回來問世傳奇回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

自色悟空遂易名為情僧改石頭記為情僧録東魯孔梅溪則題曰風月寶鑑後因曹雪芹于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録分出章回則題曰金陵十二釵并題一絶云

滿紙荒唐言　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　誰解其中味

出跡既明且看石上是何故事按那石上書云

且說當日地陷東南這東南一隅有處曰姑蘇有城曰閶門者最是紅塵中一二等富貴風流之地這閶門外有個十里街街内有仁清巷巷内有個古廟因地方窄狹人皆呌作葫蘆廟廟傍住一

家鄉宦姓甄名費字士隱嫡妻封氏情性賢淑深明禮義家中雖不甚富然本地便也推他為望族了因這甄士隱稟性恬淡不以功名為念每日只以觀花修竹酌酒吟詩為樂到是神仙一流人品只是一件不足如今年已半百膝下無兒只有一女乳名英蓮年方三歲一日炎夏永晝士隱于書房閑坐将手捲攏書伏几少憩不覺朦朧睡去梦至一處不辨是何地方忽見那廂來了一僧一道且行且談只听那道人問道你携了這蠢物意欲何往那僧人咲道你放心如今現有一段風流公案正該了結這一干風流冤家尚未投入紅塵趁此機會就将此蠢物夾帶于中使他去經

歷經歷那道人道原來近日風流冤孽又將造劫歷世但不知落
于何方何處那僧人咲道此事說來好咲竟是千古未聞的罕事
只因西方靈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絳珠草一株時有赤霞宮神英
侍者日以甘露灌溉這絳珠草始得久延歲月後來既受天地精
華復得雨露滋養遂得脫却草胎木植得換人形僅修成個女體
終日遊于離恨天外飢則食蜜青菓為膳渴則飲灌海水為湯只
因尚未酧報灌溉之德故甚至五內便鬱結這一段纏綿不盡之
意恰近日這神英侍者凡心偶熾乘此昌明太平朝世意欲下凡
造歷幻緣已在警幻仙子案前掛了號警幻亦曾問及灌溉之情

未償趁此到可了結的那絳珠仙子道他是甘露之惠我並無此水可還他既下世為人我也去下世為人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泪還他也償還他的過他了因此一事就勾出許多風流寃家賠他們去了結此案那道人道果然罕聞實是未聞還眼泪之說想來這一段故事比歷來風月事故更加瑣碎細膩了那僧道歷來風流人物不過傳其大槩以及詩書篇章而已至家庭閨閣中一飲一食總未述記再者大半風月故事不過是偷香竊玉暗約私奔而已並不曾兒女之真情發洩一二想這一干人入世其情痴色鬼賢愚不肖者悉與前人傳述不同矣那道人道趁此何不你我

也下世度脱几個豈不是一場功德那僧人道正合吾意你且同我到警幻仙子案下将這蠢物交割清楚待這一干風流孽鬼下世已完你我再去如今雖已有一半落塵然猶未全集道人道既如此便随你去來却説甄士隐俱听得明白但不知所云蠢物是何東西遂不禁上前施禮咲問道二仙師請了那僧道也答禮相問士隐因説道適聞仙師所談因果寔世人罕聞者但弟子愚濁不能洞悉明白若蒙大開痴頑備細一講則洗耳諦听稍能警省亦可免沉淪之苦二仙咲道此乃元機不可預洩者到那時只不要忘了我二人便可跳出火坑矣士隐听了不便再問回咲道元

機不可預洩但適云蠢物不知為何或可一見否那僧道若問此物到有一面之縁說着取出遞與士隐士隐接了看時原來是塊鮮明美玉上面有字跡分明鐫着通靈寶玉四字後面却還有几行小字正欲細看那僧便說已到幻境便強從手中奪了去與道人竟過一大石牌坊上大書四字乃是太虛幻境兩邊又有一副對聯道是

假作真時真亦假
無為有處有還無

士隐意欲也要跟了過去方舉步時忽聽一聲霹靂有若山崩地陷士隐大叫一聲睁睛一看只見烈日炎炎芭蕉苒苒梦中之事

便忘了對半又見奶母正抱了英蓮走來士隱見女兒越發生得粉粧玉琢乖覺可喜便伸手接來抱在懷內鬪他頑耍一回又帶至街前看那過會的熱鬧方欲進來時只見那邊來了一僧一道那僧癩頭跣足那道跣足蓬頭瘋瘋癲癲揮霍談笑而至及到了門前看見士隱抱着英蓮那僧便大哭起來又向士隱道施主你把這有命無運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懷內作甚士隱听了知是瘋話也不去睬他那僧還說捨我罷：：士隱不耐煩便抱女兒撤身要進去那僧乃指着他大笑口內念了四句詞道是

慣養嬌生咲你痴　菱花空對雪澌澌

好妨佳景元宵後　　便是烟消火滅時

士隐听得明白心下犹豫意欲問他們來歷只見道人説道你我不必同往就此分手各幹營生去罷三刼後我在北祁山等你會齊了同往太虛幻境銷號去那僧道最妙：：説畢二人一去再不見個踪跡了士隐此時心中自忖這兩個人必有來歷訣試一問如今悔却晚也這士隐正痴想忽見隔壁葫蘆廟内寄居的一個窮儒姓賈名化字表時飛别號雨村者走了出來這賈雨村本是胡州人氏原係詩書仕宦之族因他生于後世父母祖宗根基一盡人口衰喪只剩得他一家一口在家鄉會一回進京求取功

名再整基業自前歲來此又淹蹇住了暫寄廟中安身每日賣字作文為生故士隱與他交接當下雨村見了士隱施禮陪笑道老先生倚門佇望敢問街市上有甚新聞否士隱忙回禮道非也適因小女啼哭引他出來作耍正是無聊之甚兄來的正妙請入小齋一談彼此皆可消此晝說着便令人送女兒進去自携了雨村來至書房中小童献茶方談得三五句話忽家人飛報嚴老爺來拜士隱慌忙起身謝罪道恕誑駕之罪畧坐弟即來陪雨村忙起身亦讓道老先生請便晚生乃常造之客稍候何妨說着士隱即出前廳去了這裡雨村且翻弄書籍解悶忽聽窓外有女子嗽聲

雨村遂起身往窓外一看原來是個丫環在那擷花生得儀容不俗眉目清明雖無十分姿色却亦有動人之處雨村不覺的呆了那甄家丫環擷了花方欲走時猛抬頭見窓內有人敝巾舊服雖是貧窮然生得腰圓背厚面濶口方更加劍眉星眼直鼻腮這丫環忙轉身迴避心下乃想這人生得這樣雄壯却又這樣襤褸想他定是我家主常說的什麽賈雨村了每有意帮助週濟只是没機會我家並没這樣貧窮親友想定是此人無疑了怪道又說他非久困之人如此想來不免又回頭兩次雨村見他回了頭便自為這女子心中有意于他更狂喜不禁自為這女子必是個巨眼

英豪風塵中之知己也一時小童進來雨村聽得前面留飯不可久待遂從夾道中自便去了士隐待客既散知雨村自便也不去再邀一日早又中秋佳節士隐家宴已畢乃另具一席于書房中却自己歩月至廟中來邀雨村原來雨村自那日見了甄家之婢曽回頭看他兩次自為是個知己便時刻放在心上今又正值中秋不免對月有懷因而口占五言一律云

未卜三生願　頻添一段愁　悶來時斂額
行去几回頭　自顧風前影　誰堪月下儔
蟾光如有意　先上玉人楼

雨村吟罷因又思及平生抱負苦未逢時乃又搔首對天長嘆復高吟一聯云

玉在櫝中求善價　釵于奩内待時飛

恰遇士隐走來聽見笑道雨村兄真抱負不淺矣雨村忙笑道豈敢不過偶吟前人之句何敢妄談至此因問老先生何興到此士隐笑道今夜中秋俗謂團圓之節想尊兄旅寄僧房不無寂寞之感故特具小酌邀兄到敝齋一飲不知可納芹意否雨村聽了並不推辭便笑道既蒙謬愛何敢拂此盛情說着便同了士隐過這書房院中來須臾茶畢早已設下杯盤那美酒佳餚自不必說二

人對坐先是欵斟漫飲次漸談至興濃不覺飛觥現斝起來當時街坊上家家簫管戶戶歌弦當頭一輪明月飛彩凝輝二人愈添豪性酒至杯乾雨村此時已有七八分酒意狂興不禁乃對月寓懷口號一絕云

時逢三五便團圓　滿地晴光護玉欄
天上一輪纔捧出　人間萬姓仰頭看

士隱聽了大叫妙哉吾每謂兄非久居人下者今所吟之句飛騰之兆已見不日可換履于雲霓之上矣可賀〻〻乃親斟一斗為賀雨村領干過因嘆道非晚生酒後狂言若論文學晚生也或可

告充數沽名只是目今行囊路費一槩無措神京路遠非賴賣字撰文即能到者士隱不待說完便道兄何不早言愚每有此意但每遇兄時兄並未談及愚故未敢唐突今既及此愚雖不材義利二字却還識的且喜明歲正當大比兄宜作速入都春闈一戰方不負兄之所學也其盤費餘事弟自代為處置亦不枉兄之謬識矣當下即命小童進去速封五十兩白銀並兩套冬衣又云十九日乃黄道之期兄可即買舡西上待雄飛高舉明冬再晤豈非大快之事乎雨村收了銀衣不過畧謝一語並不介意仍是吃酒談笑那天已交三鼓二人方散士隱送雨村去後回房一覺至紅日

三竿方醒回思昨夜之事意欲寫兩封荐書與雨村帶至神都使雨村投謁個仕宦之家為寄足之地因使人過去請時那家人去了回來說和尚說今日五皷已進京去了也曾留下話與和尚轉達老爺說讀書人不在黃道黑道總以事理為要不及面辭了士隱聽了只得罷了真是閑處光陰易過倏忽又是元宵佳節矣士隱命家人霍啓抱了英蓮去看烟火花燈半夜中霍啓因要小觧將英蓮放在一家檻上坐着待他小觧了來抱時那有英蓮踪影急得霍啓直尋了半夜至天明不見那霍啓也就不敢回來見主人便逃走他鄉去了那士隱夫妻見女兒一夜不來便知有些不

妥再使几人去尋找回來皆云連影响俱無夫婦二人半世只生此女一旦失落豈不思想因此晝夜啼哭幾乎不曾尋死看看一月士隱先得了一病當時封氏儒人也因思女搆疾日日請醫調治不想這日三月十五葫蘆廟中炸供那些和尚不加小心致使油鍋火逸便燒着窓紙此方人家多用竹籬木壁者甚多大抵也因刼数于是接二連三牽五掛四將一條街燒的火焔山一般彼時雖有軍民來救那火已成了勢如何救得下去直燒了一夜漸漸的息下去也不知燒了几家只可憐甄家隔壁燒成一片瓦礫場了只有他夫妻並几個家人的性命不曾傷了急得士隱惟跌

足長嘆而已只得與妻子商議且到庄田上去安身偏值近年水旱不收鼠盜蜂起無非搶田奪地鼠竊狗盜民不安生因此官兵剿捕難以安身只得將田庄都折變了便携着妻子與兩個丫環投他岳丈此人名喚封肅本貫大如州人氏雖是務農家中却還殷寔今見女婿這等狼狽而來心中便有些不樂幸而士隱還有折變地的銀子未曾用完拿出來托他隨分就價薄置些須房地為後日衣食之計那封肅便半哄半賺些須與他些薄田朽屋士隱乃讀書之人不慣生理稼穡等事勉強支持了一二年越覺窮了下去封肅每見面便說些現成話且人前人後又怨他們不善

過活只一味好吃懶作等語士隱知投人不着心中未免悔恨更兼上年驚唬急忿怨痛已傷暮年人貧病交攻竟漸漸露出那下世的光景來可巧這日拄了拐杖挣挫到街前散心時忽見那邊來了个道人瘋狂落脱麻履鶉衣口内念着几句言詞道是

世人都曉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人將相在何方荒塚一堆草沒了其一

世人都曉神仙好惟有金銀忘不了終朝只恨聚無多即得多時眼閉了其二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嬌妻忘不了夫妻日日説恩情夫死

妻隨人去了其三
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兒孫忘不了癡心父母古來多孝順
兒孫誰見了其四
士隱聽了便迎上來道你滿口說些甚麼只聽見好了：：那道
人咲道你果然聽見好了二字還算你明白了要知世人萬般好
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須是了我這歌兒名是
好了歌士隱本是素慧的一聞此言心中早已徹悟因咲道且住
待我將你這好了歌解註出來何如道人咲道你解你解士隱乃
說道

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衰草枯楊曾為歌舞場蛛絲兒結滿了雕梁綠紗今又糊在蓬窻上說甚麼脂正濃粉正香如何兩鬢又成霜昨日黃土隴頭送白骨今宵紅燈帳底卧夗央金滿廂銀滿廂展眼乞丐人皆謗正嘆他人命不長那知自己歸來喪保不定日後作強梁擇膏粱誰知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紗帽小致使鎖枷扛昨憐破襖寒今嫌紫蟒長亂烘烘你方唱罷我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甚荒唐到頭來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

那瘋跛道人聽了拍掌大笑道解得切〻〻士隱便說一聲走罷

將道人肩上褡褳搶將過來背着竟不回家同了瘋道人飄然而去當下烘動街坊衆人當作一件新聞傳說封氏聞得此信哭個死去活來只得與父親商議遣人各處訪尋那討音信無奈何少不得依靠着父母度日幸而身邊還有舊日兩個丫環伏侍主僕三人日夜作些針線發賣幫着父親用度那封肅雖然日日抱怨也無可奈何了這日那甄家丫環在門前買線忽听街上喝道之聲乎說新太爺到任了丫環于是隐在門內看時只見軍牢快手一對：：的過去俄而大轎內抬着一個烏紗星袍的官府過去了丫環到發了忙自思這官好面善到想在那裡見過于是進入房

中也就丟過不在心上至晚間正待歇息之時忽听打得門响許多人亂嚷說本府太爺的差人來傳人問話封肅听了目瞪口呆不知有何禍事且听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二回

賈夫人仙逝揚州城

冷子興演說榮國府

此回亦非正文本旨只在冷子興一人此即俗謂冷中出熱無中生有也其演說榮府一篇者蓋因族大人多若從作者筆下一一敘出若一二回不能得明則成何文字故借用冷子興一人略出其文遂使閱者心中已有一榮府隱隱在心後用黛玉寶釵等兩三次皴染則耀然于心中眼中矣此即畫家之三染法也

未寫榮府正人先寫外戚是由近及遠由小及大也若使先敘出

榮府然後一一叙及外戚又一一至朋友至奴僕其死後拮据之筆豈非十二釵人手中之物也今先寫外戚者正是寫榮國一府也故又怕閑文贅瘰開筆即寫賈夫人已死是特使黛玉入榮府之速也通靈寶玉于士隐梦中一出今又于子興口中一出閱者已洞然矣然後于黛玉寶釵二人目中極精細一描則是文章湊合處蓋不肯一筆直下有若放閘之水燃信之爆使其精華一洩而無餘也究竟此書原應出自釵黛目中方有照應今預從子興口中說出寔雖寫而未寫觀其後文可知此一回則是虛敲旁擊之文則是反逆隐曲之筆

一局輸嬴料不真　香銷茶盡尚逡巡
欲知目下興衰兆　須問旁觀冷眼人

却說封肅因听見公差傳喚忙出來陪笑啓問那些人只嚷說快請出甄爺來封肅忙陪笑道小人姓封並不姓甄只有當日小婿姓甄今已出家一二年了不知可是問他那些公差道我們也不知什麽真假因奉大老爺之命來問既是你女婿便帶了你去親見大老爺面禀省得亂跑說着不容多言大家推擁他去了封家人各驚慌不知何事那天約二更時只見封肅方回來歡天喜地家人忙問端的他乃說道原來本府新陞這爺姓賈名化本胡

州人氏曾與女婿舊日相交方才在偺們門前過去看見姣杏那丫頭買線所以只當女婿移住于此我一一將原故回明那老爺到傷感嘆息一回又問外孫女兒我說因看燈丟了老爺說不妨我自使番役務必探訪回來說了一會話臨走到送了我二兩銀子甄家娘子听了不免心中傷感一宿無話至次日早有雨村遣人送了兩封銀子四疋錦緞答謝甄家娘子又寄一封密書與封肅轉托他向甄家娘子要那姣杏作二房封肅喜的屁滾尿流巴不得奉承在女兒前一力攛掇成了乘夜間用一乘小轎便把姣杏送進去了雨村歡喜自不必說乃封百金贈封肅外又謝甄家

娘子多少物事令其好生養贍以待尋訪女兒下落封肅回家無話却說姣杏這個丫環便是那年回顧雨村者因偶然一顧便弄出這段事來亦是自己意料不到之奇緣誰想他命運兩濟到得雨村身邊只一年便生了一子又半載雨村的嫡妻忽染疾而死雨村便將他扶冊為正室夫人了正是

偶因一着錯　便為人上人

原來雨村因那年士隱贈銀之後于十六日便起身入都至大比之年不料他十分得意已會了進士選入外班今已陞了本府知府雖才幹優長未免有些貪酷之弊且又恃才侮上那些官員皆

側目而視不上一年被上司尋了一個空隙作成一本叅他生性狡猾擅纂禮儀且外沽清正之名而暗結虎狼之屬致使地方多事民命不堪等語龍顏大怒即批革職該部文書一到本府官員無不喜悅雨村心中雖十分慚恨却面上全無一点怨色仍是嬉咲自若交代過公事將歷年作官積得些資本并家小人屬送至原籍安插妥協却是自己担風袖月遊覧天下勝跡那日偶又遊至淮揚地方因聞得今歲鹺政点得是林如海這林如海姓林名海字表如海乃是前科探花今已陞至蘭台寺大人本貫姑蘇人氏今点出為巡塩御史到任方一月有餘原來這林如海之祖曾

襲過列侯今到如海業已五代起初時只封襲三代因當今隆恩盛德遠邁前代額外加恩至如海之父又襲了一代至如海便從科第出身雖係鐘鼎之家却亦是書香之後只可惜這林家枝蔗不盛子孫有限雖有几門却與如海俱係堂族而已没甚親近嫡派今如海年已四十只有一個三歲之子偏又于去歲死了雖有几房姬妾奈命中無子亦無可如何之事今只有嫡妻賈氏生一女名黛玉年方五歲夫妻無子故愛女如珍且又見他聰明清秀便也使他讀書識字不過假充養子之意聊解膝下流荒之嘆雨村正值偶感風寒病在旅店中将一月光景方漸愈一因身體勞

倦二因盤費不濟也正要尋一個合式之處暫且歇下幸有兩個舊友亦在此境居住因聞得鹺政欲聘一西賓雨村便相託二友力謀了進去且作安身之計妙在這一個女學生並兩個伴讀了環這女學生年又極小身體又極怯懦工課不限多寡故十分省力看看又是一載的光景誰知學生之母賈氏夫人病故學生侍湯奉葯守喪盡哀要辭館別圖林如海意欲令女守制讀書故又将他留下只因女學生哀痛過傷本自怯弱多病的觸犯舊症遂連日不曾上學雨村閑居無聊每當風日晴和飯後便出來閑步這日偶至郭外意欲賞鑑那村野風光忽信步至一山環水繞茂

林深竹之處隐隐有座廟宇門巷傾頹墻垣朽敗門前有額題着智通寺三字門傍又有一副舊破的對聯云

身後有餘忘縮手　眼前無路想回頭

雨村看了因想道這兩句話文雖淺其意則深也曾遊過些名山大剎到不曾見過這話頭其中想必有個翻過筋斗來的也未可知何不進去試試想着走入看時只有一個聾鍾和尚在那裡煮粥雨村見了便不在意及至問他兩句話那老僧既聾且昏齒落牙鈍所答非所問雨村不耐煩仍出來意欲到那邊市肆中沽飲三杯以助野趣于是款步行來剛入肆門只見座上吃酒的有一人起身

大咲接了出來口内說奇遇〻〻 雨村忙看時此人是都中古董行中貿易的冷子興舊日在都中相識雨村最讚這冷子興是個有作為大本領的人這冷子興又惜雨村斯文之名二人說話投機最相契合雨村忙〻亦咲問道老兄何日到此弟竟不知今日偶遇真奇緣也子興道去年歲底到家今因還要入都從此順路找過敝友說一句話承他之情留我多住几日我也無甚緊事且盤桓兩日待月半時也就起身了今日敝友有事我因步至此且歇歇脚不期這樣巧遇一面說一面讓雨村同席坐了另整上酒餚來二人閑談慢叙些別後之事雨村回問近日都中可有新聞無

有子興道没有什麼新聞到是老先生你貴同宗家出了一件小
小異事雨村咲道弟族中無有人在京何談及此子興咲道你們
同姓定是同宗一族雨村問是誰家子興道榮國公賈府中可也
不玷辱先生的門楣了雨村咲道原來是他家若論起來寒族人
丁却不少自東漢賈復以來枝派繁盛各省皆有誰逐細考查若
論榮國公一枝那是同譜的但他那等榮耀我們不便去攀拉至
今越發生踈難認了子興咲道老先生休如此說如今這榮寧兩
門也都蕭踈了不比先時光景雨村道當日榮寧兩宅人口也極
多如何蕭踈了冷子興道正是說來也話長雨村道去歲我到金

陵地界遊覽六朝遺跡那日進了石頭城從他老宅門前經過街東寧國府街西是榮國府二宅相連竟將大半條街占了大門前雖然冷落無人隔着圍墻一望裡面廳殿樓閣也都還峥嶸軒峻就是後一帶花園裡樹木山石也還有葱蔚洇潤之氣那裡像個衰敗人家子興咲道虧你是進士出身原來不通古人云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如今雖說不及先年那樣興盛較之平常之家到底氣象不同如今生齒日繁事務日盛主僕上下安富尊榮者儘多運籌謀畫者不一其日用排場費用又不能將就省儉如今外面架子雖未甚倒内囊却也盡上來了這還是小事更有一件大事

誰知鐘鳴鼎食之家翰墨詩書之族如今的兒孫竟一代不如一代了雨村听說也罕道這樣詩禮之家豈有不善教育之理别門不知只說這寧榮兩宅是最教子有方的子興哭道正說的是這兩門呢待我告訴你當日寧國府與榮國府是一母同胞兩個弟兄寧居長子生了四個兒子寧公死後長子賈代善襲了官也生了兩個兒子長名賈敷至八九歲上便死了只剩了次子賈敬襲了官如今一味好道只愛燒丹煉汞餘者一槩不在心上幸而早年生下一子名喚賈珍因父親一心想作神仙把官倒讓他襲了他父親不肯回原籍來只在都中城外和道士們胡羼這位珍爺

也到生了一個兒子今年纔十六歲名叫賈蓉如今敬老爺一槩不管這珍爺那裡肯讀書只一味快樂罷了把寧國府翻了過來也没人敢來管他再說榮府你听方才說的異事就出在這裡自榮公死後長子賈代善襲了官娶的是金陵世勳史侯家的小姐為妻生了兩個兒子長名賈赦次名賈政如今代善早去世太夫人尚在賈赦襲着官賈政自幼酷喜讀書祖父最疼原要以科甲出身的不料代善臨終時遺本一上皇上因恤先臣即時令長子襲官外問還有几子立刻引見遂額外賜了這政老爺一個主事之銜令他入都習學如今現已陞了員外了這政老爺夫人王氏

頭胎生得公子名喚賈珠十四歲進學不到三十歲娶妻生子死了第二胎生了一位小姐生在大年初一日這就奇了不想後來又生一位公子說來更奇一落草嘴裡便啣下一塊五彩晶瑩的玉來上面還有許多字跡就取名叫寶玉你道是新奇異事不是雨村咲道果然異事只怕這人來歷不小子興冷咲道萬人皆如此說因而乃祖母便先愛如珍寶那年週歲時政老爺便要試他將來志向如何便將那世上所有之物擺了無数與他抓取誰知他一槩不取伸手只把些脂粉釵環抓來政老爺便大怒道將來是個酒色之徒耳因此不大喜悅獨那史老太君還是命根一般

說來又奇如今長了七八歲雖然淘氣異常但其聰明乖巧處百個不及他一個說孩子話來也奇怪他說女兒是木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見了女兒我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你道好咲不好咲將來色鬼無疑了雨村罕然厲色忙止道非也可惜你們不知道這人來歷大約政老爺前輩也錯以淫魔色鬼看待了若非多讀書識事加以致知格物之功悟道參元之力不能知也子興見他這樣重大忙請教其端的雨村道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惡兩種餘者皆無大異若大仁者則應運而生大惡者則應劫而生運生世治劫生世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蘇韓

周程張朱皆應運而生者驩兜共工桀紂始皇王莽曹操桓温安禄山秦檜等皆應刼而生者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惡者擾亂天下清明靈秀天地之正氣仁者之所秉也殘忍乖僻天地之邪氣惡者之所秉也今當運隆祚永之朝太平無為之世清明靈秀之氣所秉者上至朝庭下至草野比比皆是所餘之秀氣漫無所歸遂為和風洽然溉及四海彼忍忍乖僻之邪氣不能蕩溢于光天化日之下矣遂凝結充塞于深溝大壑之間偶因風蕩忽被雲推畧有搖動感發之意一絲半縷悞而洩出者偶值靈秀之氣適過正不容邪邪復妒正兩不相下亦如風水雷電地中既遇既不能消

又不能讓必致搏擊掀發後始盡故其氣亦必賦人發洩一盡始散使男女偶秉此氣而生者上則不能成仁人君子下則不能為大凶大惡置之千萬人之中其聰俊靈秀之氣則在萬人之上其乖僻邪謬不近人情之態又在萬人之下若生富貴之家則為情痴情種若生于清貧詩書之家則為逸士高人總在生于薄族寒門斷不能為走卒健僕甘遭驅制駕馭必為奇優名娼如前代之許由陶潛阮籍稽康劉伶王謝二族顧虎頭陳後主唐明皇宋徽宗劉庭芸温飛卿米南宮石曼卿柳耆卿秦少游近日的倪雲林唐伯虎祝岐山再為李龜年黃旛綽敬新磨卓文君紅拂薛濤朝

雲崔鶯之流此皆易地則皆同之人也子興道依你說成則公侯敗則賊了雨村道正是這意你還不知我自革職以來這兩年遍遊各省也曾遇見兩個異樣孩子所以你方纔一說這寶玉我就猜着了八九亦是這一派人物不用遠說只金陵城內欽差体仁院總裁甄家你可知麼子興道誰人不知這甄家和賈府是老親又係世交兩家來往極其親熱的便在下也和他家來往非止一日了雨村咲道去歲我在金陵也曾有人荐我到甄府處館我進去看其光景誰知他家那等顯貴却是個富而好禮之家到是個難得之館但這一個學生雖是啟蒙比一個舉業的學生還勞神

說起來更可笑他說必得兩個女兒伴着我讀書我方能認得字心裡也明白不然我心裡糊塗又常對跟他的小厮說這女兒兩箇字極尊貴極清淨的比那阿彌陀佛元始天尊的兩箇寶號還尊榮無對的呢你們這濁口臭舌萬不可唐突了這兩箇字要緊但凡要說時必須先用清水香茶漱了口纔可說若失錯便要鑿牙穿腮等事其暴虐浮躁頑劣憨痴種種異常只一放了學進去見了那些女兒們其温柔和平聰敏文雅竟又變了一箇因此他令尊也曾下死的笞楚几次無奈竟不能改每打得吃疼不過時他便姐姐妹妹的亂叫起來後來听得裡面女子們拿他取笑說

因何打急了只管喚姐妹作甚莫不是求姐妹去討情你豈不愧些ゝ他回答的最妙他說疼急之時想叫姐姐妹妹字樣或可解疼也未可知因叫了一聲果竟不疼了遂得了秘法每疼痛之際便連叫姐妹起來你說可咲不可咲也因祖母溺愛不明每因孫辱師責子因此我就辭了館如今在巡塩林家坐館了你說這等子弟必不能守祖父之基業從師友之規諫的只可惜他家几个好姐妹都是少有的子與道便是賈府中現有三個也都不錯政老爺之長女名元春現因賢孝才德選入宮中作女史去了二小姐乃赦老爺之妻所生名迎春三小姐乃政老爺之庶出名探春

四小姐乃寧府之胞妹名惜春因史老太夫人極愛孫女都跟在祖母這邊一處讀書听得個個不錯雨村道更妙在甄家的風俗女兒之名亦從男子之名命字不似別家另外用這些春紅香玉等艷字何得賈府亦落此俗套乎子興道不然只因大小姐是正月初一日所生故名元春餘者方從了春字一輩的都是從弟兄而來的現有對証目今你貴東家林公之夫人亦榮府中赦老爺之胞妹在家名叫賈敏不信時你回去細訪可知雨村拍案咲道怪道這女學生凡讀至書中有敏字他即念作密字每每如是寫字若遇見敏字他又減一二筆我心中就有些疑惑如今听你說

是為此無疑矣怪道我這女學生言語舉止另是一樣不與近日女子相同度其母必不凡方得其女今知為榮府之孫又不足罕矣可傷上月就亡故了子興嘆道老姊妹四個這一個是極小的又沒了長一輩的姊妹一個也沒了只看這一輩將來之東床如何呢雨村道正是方纔說這政老爺已有了一個啣玉之兒又有長子所遺一個弱孫這赦老爺竟無一個不成子興道政公既有玉兒之後其妾後又生一子到不知其好歹只眼前現有二子一孫却不知將來如何若問那赦公也有二子長子賈璉今有二十來往了親上作親娶的就是政老爺夫人王氏之内侄女已過門

二年了這位璉爺身上現捐的是個同知也是不喜讀書于世路好機變言談去得所以如今現任乃叔政老爺家住着帮着料理家務誰知自娶親之後到上下無一人不稱頌他夫人璉老爺到退了一射之地說模樣又極標緻言談又爽利心机又極深細竟是男人萬不及一的雨村听了咲道可知我方纔說的言詞不謬這几個人都只怕是邪正兩途而來的一路之人未可知也子興道正也罷邪也罷只顧算別人家賬你也吃一杯酒纔好雨村道只顧說話竟多吃了几杯子興道說別人家閑話正好下酒即多几杯何妨雨村向窓外一看道天也晚了仔細閑城我們慢慢

進城再談未為不可于是二人起身筭還酒賬方欲去時又听得後面有人𠮞道雨村兄恭喜了特來報喜信的雨村忙回頭看時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三回

託内弟如海酧訓教
接外孫賈母惜孤女

却說雨村忙回頭看時不是別人乃是當日同僚一案參革的號張如圭者他本是此地人革後家居今打听得都中奏准起復舊員之信便四下裡尋情找門路忽遇見雨村故忙道喜二人見了禮張如圭便將此信告訴雨村自是歡喜忙忙的叙了兩句遂作別各自回家冷子興听得此信便忙献計令雨村央煩林如海轉向都中去央煩賈政雨村領其意作別回至館中尋邸報看真確

了次日面謝如海如海到天緣湊巧因賤荊去世都中家岳母念及小女無人倚傍教育前已遣了男女船隻來接因小女未曾大痊故未及行此刻正思向蒙訓教之恩未經酧報遇此机會豈有不盡心圖報之理但請放心弟已預為籌畫在此已修下荐書一封轉託內兄務為週全協佐方可稍盡弟之鄙誠即有所費之例弟于內兄家信中已註明白不勞尊兄多慮矣雨村一面打恭謝不釋口一面又問令親大人現居何職只怕晚生草率不敢驟然入都干瀆如海咲道若論舍親與尊兄同譜乃榮公之孫大內兄現襲一等將軍之職名赦字恩侯二內兄名政字存周現任工部

員外即其為人謹恭厚道有祖父遺風非膏粱輕薄仕宦故弟方致書煩託否則不但有汚尊兄之清操即弟亦不屑為也雨村听了方信了昨日子興之言于是又謝了如海如海乃說已擇了出月初二日小女入都尊兄即同路而往豈不兩便雨村唯唯听命心中十分得意如海遂打点禮物並餞行之事雨村一一領了那女學生黛玉身體已愈原不忍棄父而往無奈他外祖母致意務必要去且兼如海說汝父年將半百再無續室之意且汝多病年又極小上無親母教養下無姊妹兄弟扶持今倚傍外祖母及舅氏姊妹去正好減我顧盼之憂何反云不往黛玉听了方洒泪拜

別帶了奶娘及榮府中几個老婦人登舟而去雨村另有一隻船帶兩個小童依附黛玉而行有日到了都中進了神京雨村先整整衣冠帶了小童拿着宗姪的名帖至榮府門前報了彼時賈政已看了妹丈之書即忙請入相見雨村相貌魁偉言談不俗且這賈政最喜讀書人禮賢下士拯溺濟危大有祖風況又是妹丈致意因此優待雨村更又不同便竭力內中協助題奏之時輕輕謀了個復職花缺不上兩個月金陵應天府缺出便謀補了此缺拜辭了賈政到任去了不在話下且說黛玉自那日棄舟登岸時便有榮國府打發轎子並拉行李的車輛久候了這林黛玉常听的

母親說過他外祖母家與別家不同他近日所見的這几個三等的僕婦吃穿用度已是不凡了何況今欲至其家因此步步留心時時在意不肯輕易多說一句話多走一步路生恐被人耻咲了他去自上轎進入城中從紗窓內往外瞧了一瞧其街市之繁華人烟之阜盛自與別處不同又行了半日忽見街北蹲着兩箇大石獅子三間獸頭大門之前坐着十來個花冠麗服之人正門却不開只有兩箇角門有人出入正門之上有一扁扁上大書勅建寧國府五箇大字黛玉想道這是外祖之長房了想着又往西行不多遠照樣也是三間大門方是榮國府也却不進正門只進了

西邊角門那轎夫抬進去走了一射之地將轎彎時便歇下退出去了後面婆子們已都下了轎趕上前另換了三四個衣帽週全十七八歲的小廝上來復抬起轎子衆婆子步下圍隨至一垂花門前落下衆小廝退出去衆婆子上來打起轎簾扶黛玉下轎林黛玉扶着婆子手進了垂花門見兩邊是抄手遊廊當中是穿堂當地放着紫檀架子大理石大插屏轉過插屏小小的三間廳廳後就是後面正房大院正面五間房都是雕梁畫棟兩邊穿山遊廊廂房掛着各色鸚鵡畫眉等鳥台堦上坐着几個穿紅着綠的几個了頭一見他們來了便忙都迎上來說纔剛老太太還念誦

説呢可巧就來了于是三四個爭着打起簾籠一面听得人回話林姑娘到了黛玉方進入房時只見兩個人攙着一位鬢髮如霜的老母迎上來黛玉便知是他外祖母方欲拜見時早被一把摟入懷内心肝兒肉叫着大哭起來當時地下侍立之人無不下泪黛玉也哭個不住衆人慢慢解勸住了黛玉方拜見了外祖母此即冷子興所云史氏太君也賈赦賈政之母當下一一指與黛玉這是你大舅母這是你二舅母這是你先珠大哥的媳婦你珠大嫂子黛玉一一拜見過了賈母又説請姑娘們來今日遠客纔來可以不必上學去了衆人答應一聲便去了不一時只見三個奶

嫫嫫並五六個丫環簇擁着三個姊妹來了第一個肌膚微豊合中身材腮凝新荔鼻膩鵝脂温柔沉默觀之可親第二個削肩細腰長挑身材鴨蛋面皮俊眼修眉顧盼神飛文彩光華見之忘俗第三個身量未足形容尚小其釵環裙襖三人皆是一樣的妝飾黛玉忙起身迎上來見禮互相厮認過大家歸坐了丫環們斟上茶來不過說些黛玉之母如何得病如何請醫服藥如何送死發喪不免賈母又傷感起來因說我這些兒女所疼者獨有你母今日一旦舍我而去連面也不能見今見了你怎不傷心說着摟了黛玉在懷又嗚咽起來衆人忙都寬慰解釋方畧畧止住衆人見黛

玉年紀雖小其舉止言談不俗身體面龐雖怯弱不勝却有一段自然風流態度便知他有不足之症因問常服何藥如何不急為療治黛玉咲道我自來是如此從會吃飲食時便吃藥到今未斷請了多少名醫修方配藥皆不見效那一年我纔三歲時來了一個癩頭和尚他說要化我去出家我父母因是不從他又說既捨不得只怕他的病一生也不能好的若要好時除非從此以後總不許見哭聲除父母之外凡有外姓親友一槩不見方可平安了此一世瘋瘋癲癲說了這些不經之言也沒人理他如今還是吃人參養榮丸賈母道這正好我這裡正配此丸藥叫他們多配一

料就是了一語未了只听後院中有人咲聲說來遲了不曾接得遠客黛玉納罕道這些人皆斂聲屏氣恭肅嚴整如此這來的是何人這樣放誕無禮心下想時只見一羣媳婦了環圍擁着一個人從後門進來這個人打扮與衆不同彩綉輝煌恍若神妃仙子頭上帶着金絲八寶攢珠髻綰着五鳳朝陽掛珠釵項上帶着赤金盤螭瓔珞項圈裙邊繫着豆綠宮絛双衡比目玫瑰珮身上穿縷金百蝶穿花大紅萍緞穿褃襖外罩五彩刻絲石青銀鼠褂下罩翡翠撒花裙一雙单鳳三角眼兩灣栁葉掉稍眉身量苗條體態風騷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微起咲先聞黛玉連忙起身接見

賈母咲道你不認得他是我們這裡有名的一個潑皮破落戶南省俗謂辣子你只教他鳳辣子就是了黛玉正不知以何稱呼只見衆姊妹都忙告訴他道這是璉二嫂子黛玉雖不識也曾听見母親說過大舅舅賈赦之子賈璉娶的是二舅母王氏内侄女自幼假充男兒教養的學名王熈鳳黛玉忙陪咲見禮以嫂呼之這熈鳳携着黛玉的手上下細細的打量了一回便仍送至賈母身邊坐下回咲道天下真有這樣標緻人物我今日纔算見了況且這通身氣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孫女竟是個嫡親的孫女怨不得老祖宗口頭心頭一時不忘只可憐我這妹妹這樣命苦怎麽

姑媽偏就去世了說着便用手帕拭淚賈母咲道我纔好了你又來招我你妹妹遠路纔來身子又弱纔勸住了他快休再提前話煕鳳听了忙轉悲為喜道可是呢我一見了妹妹一心都在他身上了又是歡喜又是傷心竟忘了老祖宗該打：：又忙携黛玉之手問妹妹几歲可也上過學現吃什麼藥在這裡不要想家想什麼吃的顽的只管告訴我丫頭老婆們不好了也只管告訴我一面又問婆子們姑娘的行李東西可搬進來了帶了几個人來你們趕早打掃兩間下房讓他們去歇歇說話間已擺了茶菓上來煕鳳親為捧茶捧菓只見二舅母問他月錢放完了不曾煕鳳

道月錢也放完了纔剛帶着人到樓上找緞子找了這半日也沒有見昨日太太說的那樣想是太太記錯了王夫人道有沒有什麼要緊因又說道該隨手拿兩個出來給你這妹子去裁衣裳等晚上想着叫人再拿罷可別忘了熙鳳道這到是我先料着了知道妹妹不過這几日來我已預備下了等太太回去過了目好送來王夫人微咲点頭不語當下茶菓已撤賈母命兩個奶嫫嫫帶黛玉去見兩個母舅時賈赦之妻邢氏忙起身咲回道我帶了外甥女過去到也便宜賈母咲道正是呢你也去罷不必過來了邢夫人答應了遂帶了黛玉與王夫人作辭大家送至穿堂前出了

垂花門早有衆小厮們拉過一輛翠幄青紬車來邢夫人携了黛玉坐上衆婆子們放下車簾方命小厮們抬起拉至寬處駕上馴騾亦出了角門往東過榮府正門便入一黑油大門至儀門前方下來衆小厮退出去打起車簾邢夫人挽了黛玉的手進入院内黛玉度其房屋院宇必是榮府中之花園隔断過來的進入三門果是正房廂房遊廊悉皆小巧别致不似方纔那邊軒俊壯麗且院中隨處之樹木山石皆在行一時進入正堂早有許多盛妝麗服之姬妾了鬟迎着邢夫人讓黛玉坐了一面命人到外面書房中請賈赦一時人來回話老爺說了連日身上不好見了姑娘彼

此到傷心暫且不忍相見勸姑娘不要傷心想家跟着老太太和舅母就同家裡一樣姊妹們最多大家一處伴着亦可以解些悶煩或有委曲之處只管說的不要外道纔是黛玉忙站起一一听了再坐一刻便告辭邢夫人苦留吃過晚飯去黛玉咲回道舅母愛恤賜飯原不應辭只是還要過去拜見二舅舅恐領賜再去不恭異日再領亦未為不可望舅母容量邢夫人听說咲道這就是了遂命兩三個嬤嬤用方纔的車好生送了姑娘過去于是黛玉告辭邢夫人送至儀門前又囑咐了衆人几句眼看着去了方回來一時黛玉入榮府下了車衆嬤嬤引着往東轉灣穿過一箇東

西的穿堂向南大廳之後儀門内大院上面五間大正房兩邊廂房露頂耳房鑽出四通八達軒昂壯麗比賈母處不同黛玉便知這方是正經内室一條大甬路直接出大門進入堂屋抬頭迎面先看見一個赤金九龍青地大匾上寫着斗大的三箇字是榮禧堂後有一行小字寫着某年月日書賜榮國公賈源又有萬幾宸翰之寶大紫檀雕螭案上設着三尺來高青緑古銅鼎懸着待漏隨朝墨龍大畫一邊是金蜼彝一邊是玻璃盆地下兩溜十六張楠木交椅又有一付對聯乃是烏木聯牌廂着鏨銀的字跡道是

坐上珠璣照日月

堂前黼黻煥烟霞

下面一行小字道是同鄉世教弟勲襲東安郡王穆蒔拜手書原來王夫人時常居坐晏樂亦不在這正室只在這正室的東邊的三間耳房内于是老嬤嬤引黛玉進東房門來臨窓大炕上猩紅洋毯正面設着大紅金錢蟒靠背石青金錢蟒引枕秋香色金錢蟒大條褥兩邊設一對梅花洋漆小香几左邊几上文王鼎右邊几上美人觚插着時樣花卉並茗盤唾壺等物地下西邊一溜四張椅子搭着銀紅撒花椅搭底下四副脚踏椅子兩邊也有一對高几几上茗碗瓶花俱備其餘陳設自不必說老嬤嬤們讓黛玉炕上坐炕沿上却也有兩個錦褥對設黛玉度其坐位便不上炕

只向東邊椅上坐了本房內丫環忙捧上茶來黛玉一面吃茶一面打量這些丫環們的粧飾衣裙舉止行動亦與別家不同茶未吃了只見一個穿紅綾襖青緞掐牙背心的丫環走來咲說太太請姑娘那邊坐罷老嬤嬤听了于是又引黛玉出來到了東廊三間小正房內正面炕上橫設着一張炕桌桌上磊着書籍茶具靠東壁面安設着半舊的青緞靠背引枕王夫人却在西邊下首亦是青緞坐褥靠背見黛玉來了便往東讓黛玉心中料定這是賈政之位因見挨炕一溜三張椅子上也搭着半舊彈墨椅袱黛玉便向椅上坐了王夫人再四携他上炕方挨王夫人坐了因說你

舅舅齋戒去了再見罷只是有一句話囑咐你你三個姊妹到都極好以後一處作活念書認字或是偶一頑笑都有儘讓的但我不放心的最是一件我有個孽根衬胎是這家裡混世魔王今日因廟裡還愿去了尚未回來晚間你看見便知了你只以後不要採他你這些姐妹們都不敢沾惹他的黛玉亦常听見母親說過二舅母生的有個表兄乃含玉而誕頑劣異常極惡讀書最喜在內幃廝混外祖母又溺愛無人敢管今見王夫人如此說便知說的是這表兄了因陪笑道舅母說得可是啣玉而生的這位哥哥在家時亦曾听見母親說過這位哥哥比我大一歲小名就叫寶

玉雖極憨頑在姊妹情中極好的況我來了自然只和姊妹們同處兄弟們自是另院別居的豈有去招惹之理王夫人咲道你不知道原故他與別人不同自幼因老太太疼愛原係同姊妹們一處嬌養慣的若姊妹們有日不理他他還安靜些總然他無趣不過出了二門背地裡拿着他使的兩三個小么兒出氣咕唧會子就完了若姊妹和他多說一句話他心裡一樂便生出多少事來所囑咐你別採他他一時甜言客語一時有天無日一時又瘋瘋傻傻的只休信他林黛玉都答應着見一個了頭來回說老太太那裡傳晚飯了王夫人忙携了黛玉從後房門由後廊往西出了

角門是一條南北寬夾道南邊是到座三間小小抱廳北邊立着一個大粉油影壁後有一半大門小小一所房室王夫人咲指向黛玉道這是你鳳姐姐的屋子回來你好往這裡找他來少什麼東西只管和他説就是了這院門上有四五個聽喚的小廝都垂手侍立王夫人遂携黛玉穿過一箇東西的穿堂便是賈母的後院了于是進入後房門已有多少人在此伺候見王夫人來了方安設棹椅賈珠之妻李氏捧飯熙鳳安筯王夫人進羹賈母正面榻上獨坐西面四張空椅熙鳳忙拉了黛玉在左邊第一張椅子上坐了黛玉十分推讓賈母咲道你舅母和你嫂子們不在這裡

吃飯你是客原應如此坐的黛玉方告了坐坐了賈母命王夫人坐了迎春姊妹三個告了坐迎春便坐了右邊第一探春左邊第二惜春右邊第二傍邊了環們執着拂塵漱盂巾帕等物李鳳二人立于案傍佈讓外間伺候的了環媳婦雖多却連一聲咳嗽不聞寂然飯畢各有了環用小茶盤捧了茶來當日林如海教女以惜福養身之道飯後務待飯粒嚥盡過一時再吃茶方不傷脾胃今黛玉見了這裡許多事情與家中不同不得不隨的少不得一一改過來因而接了茶早見人又捧過漱盂來黛玉也照樣漱了口然後盥手畢又捧上茶來這方是吃的茶賈母便說你們去罷

讓我們自在說話兒王夫人听了忙起身又說了几句閑話引李鳳二人去了賈母因問黛玉念何書黛玉道只剛念了四書黛玉又問姊妹們讀何書賈母道讀的是什麽書不過是認得几箇字不是睜眼瞎子就罷了一語未了只听院外一陣脚步响了丫環進來咲道寶玉來了黛玉心中疑惑着這個寶玉怎生個憊懶人物懞懂頑童到不見那蠢物也罷了心下正疑着忽見丫環未報完已進來了個年輕的公子頭上戴着束髮金冠齊眉勒着二龍搶珠金抹額穿一件三色金百蝶穿花大紅箭袖袍束着五彩絲攢花結長穗宮絛外罩起花綾緞排穗褂登一雙青緞粉底朝靴面

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曉之花鬢若刀裁眉如墨畫眼若桃瓣睛若秋波雖怒時而若咲即嗔時而有情項上金螭瓔珞又有一根五色絲縧繫着一塊美玉一見便吃一大驚心中想道好生奇怪到像在那裡見過的一般何等眼熟到如此只見這寶玉向賈母請了安賈母便命去見你娘來寶玉即轉身去了一時回來再看時已換了冠帶頭上圍着一轉的短髮都結了小辮紅絲結束共攢至頂中胎髮總編成一根大辮黑亮如漆從頂至稍一串四顆大珠用金八寶墜角身上穿着銀紅撒花半舊大襖仍帶着項圈寶玉寄名鎖護身符等物下面半露松花綠撒花綾褲腿錦邊彈墨

襪厚底大紅鞋越顯得面如團粉唇如抹脂轉盼多情言語帶笑
天然一段風騷全在眉稍半生萬種情思悉惟眼角看其外貌最
是極好却難知其底細後人有西江月詞批這寶玉極恰其詞曰
無故尋愁覓恨有時似傻如狂縱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來
草莽潦倒不通世務愚頑怕讀文章行動偏僻性乖張那管
世人誹謗富貴不知樂業貧窮難奈凄凉可憐辜負好韶光
于國于家無望天下無能第一古今不肖無雙寄言紈袴與
膏粱莫效此兒形狀
賈母笑道外客未見脫了衣裳還不去見你妹妹寶玉看見多了

一個姊妹便料定是林姑娘之女忙來作揖廝見畢歸坐細看形容與衆各别兩彎似蹙非蹙罥煙眉一雙似顰非顰含露目態生兩靨之愁嬌襲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嬌喘微微閑靜時嬌衣照水行動時似弱栁扶風心較比干多一竅病如西子勝三分寶玉看罷因咲道這個妹妹我曾見過的賈母咲道可又是胡說又何曾見過他寶玉咲道雖然未曽見過他然我看着面善心裡就算舊相識今日只作遠别重逢未爲不可賈母咲道更好〻〻若如此更相和睦了寶玉便走近黛玉身邊坐下又細細打量一番因問妹妹可曽讀書黛玉道不曽讀只上了一年學些須認得几箇字

寶玉道妹妹尊名可是那兩箇字黛玉道名黛玉又問表字黛玉道無字寶玉咲道我送妹妹一妙字莫若顰〻二字極妙探春便問何出寶玉咲道古今人物通考上說西方有石名黛可代畫眉之墨況這林妹妹眉尖若蹙用取這兩箇字豈不兩妙探春咲道只恐又是你的杜撰寶玉咲道除四書外杜撰的甚多偏只我是杜撰不成又問黛玉可也有玉無有衆人不解其話黛玉便忖度着回他有玉故問我有無回答道我無有那箇想來那玉亦是一件罕物豈能人人有的寶玉听了登時發作起痴狂病來摘下那玉就恨命的摔去罵道什麽罕物連人之高底不擇還說通靈不

通靈呢我也不要這勞什子了嚇得地下衆人一擁争去拾玉賈母急的摟了寳玉道孽障你生氣要打罵人容易何苦摔那命根子寳玉滿眼泪痕泣道家裡姐姐妹妹都没有单我有我説没趣如今來了這麼一個神仙似的妹妹也没有可知這不是好東西賈母忙哄他道你這妹妹原有這箇來因你姑媽去世捨不得你妹妹無法可處將他的玉帶了去了一則全殉葬之理盡你妹妹之孝心二則你姑媽之靈亦可權作見了女兒之意因此他説没有這箇不便自己誇張之意你如今怎比得他還不好生慎重帶上説着便向了環手中接來親與他帶上寳玉听如此説想了一

想竟大有情理也就不生別論了當下奶娘來問黛玉之房舍賈母便說今將寶玉挪出來同在套間暖閣裡把你林姑娘暫且安在碧紗廚裡等過了殘冬春天再與他収拾房屋另作一畨安置罷寶玉道好祖宗我就在碧紗廚外的床上狠妥當何必又出來鬧的老祖宗不得安靜賈母想了一想說也罷每人一個奶母一個丫嬛照管餘者皆在外間上夜听喚一面早有熈鳳命人送了一頂藕荷色花帳并几件錦褥緞被之類黛玉只帶了兩個人來一個是自幼奶娘一個是十歲小丫頭亦是自幼隨身的名喚雪雁賈母見雪雁甚小一團孩氣王嬤嬤又極老料黛玉皆不遂心省

力的便將自己身邊一個二等丫頭名喚鸚哥者與了黛玉外亦如迎春等例每人有四個教嬤嬤一個自幼奶娘外除貼身掌管釵釧盥沐兩個丫頭外另有五六個灑掃房屋來往使役的小丫頭當下王嬤嬤與鸚哥陪侍黛玉在碧紗廚內寶玉之乳母李嬤嬤並大丫頭名喚襲人者陪侍寶玉在外大床上原來這襲人亦是賈母之婢本名珍珠賈母因溺愛寶玉生恐寶玉之婢無竭力盡心之人素喜襲人心地純良克盡職任遂與了寶玉〻〻因他本姓花又曾見舊人詩句有花氣襲人之句遂回明賈母即改名襲人這襲人亦有痴處伏侍賈母時心中眼中只有個賈母今有

了寶玉心中眼中只有寶玉只因寶玉情性乖僻每每規諫寶玉不听心中着寔憂鬱是晚寶玉李嬤嬤都睡了他見裡面黛玉和鸚哥猶未睡他自卸了妝悄悄的進來咲問姑娘怎麽還不安歇黛玉忙咲讓說姐姐請坐襲人在炕沿上坐了鸚哥咲道林姑娘正在這裡傷心自己淌眼抹泪的說今日纔來了就惹出你家哥兒的狂病來倘若摔壞了那玉豈不是因我之過因此便傷心起來好容易勸好了襲人道姑娘快休如此將來只怕比這個更奇怪的咲話兒還有呢若為他這種行止你多心傷感自怕你傷感不了呢快别多心黛玉道姐姐說的我記着就是了究竟那玉不

知是怎麼來歷上頭還有字跡襲人道連一家子也不知來歷听的落草時從他口裡掏出來的上面現成的穿眼等我拿來你看便知黛玉忙止道罷了此刻夜深了明日再看不遲大家又叙了一回方纔安歇次日起來省過賈母因往王夫人處來正值王夫人與熙鳳在一處拆金陵來的書信看又有王夫人之兄嫂處遣了兩個媳婦來說話的黛玉原不知道探春等却都曉得是議論金陵城中所居的薛姨母之子姨表兄倚財仗勢打死人命現在應天府案下審理如今母舅王子騰得了信息故遣人來告訴這邊意欲喚取進京之意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蘆僧亂判葫蘆案

題　損軀報君恩　未報軀猶在

曰　眼底物多情　君恩或可待

却說黛玉同姊妹們至王夫人處見王夫人與兄嫂處的來人計議家務又說薛姨母遭了人命官詞等語因見王夫人事情冗襍姊妹們出來至寡嫂李氏房中來了原來這李氏即賈珠之妻雖然夫亡幸存一子取名賈蘭今方五歲已入學攻書這李氏亦係

金陵名宦之女父名李守中曾為國子監祭酒族中男女無有不誦詩讀書者至李守中承繼以來便說女子無才便是德故生了李氏時不十分令其讀書只不過將些女四書烈女傳賢媛集等三四種書使他認得字記得前朝這几個女子便罷了却只以紡績井臼為要因取名李紈字宮裁因此這李紈雖青春喪偶且居處于膏粱錦繡之境如槁木死灰一般一槩無見無聞惟知侍親養子陪侍女姑等針黹誦讀而已今黛玉雖客寄于斯日有這般姑嫂相伴除老父外餘者也就無庸慮及了如今且說賈雨村補受了應天府一下馬就有一件人命官司詳至案下乃是兩家爭

買一婢各不相讓以致毆傷人命彼時雨村即拘原告之人來審那原告道被毆死者乃小人之主人因那日買了一個丫環不想是拐子拐來賣的這拐子先因得了我家銀子我小爺原說第三日是好日子再接入門這拐子便又悄悄的賣與了薛家被我們知道了去找那賣主奪取了丫環無奈薛家原係金陵一霸倚財仗勢衆豪奴將我小主人竟打死了凶身主僕已皆逃走無影無踪只剩下几個局外之人小人告了一年狀竟無人作主望大老爺拘拿兇犯剪惡除兇以救孤寡死者感戴天恩不盡雨村听了大怒道豈有這樣放屁的事打死人命就白白走了再拿不來的因

發簽差公人立刻將兇犯族中人等拿來拷問令他們寔供藏在何處一面再動海捕文書未發簽時只見案邊立的一個門子使眼色不令他發簽之意雨村心下甚為疑怪只得停了手即時退堂至密室使從人皆退去只留門子一人伏侍這門子忙上來請安咲問老爺一向加官進祿八九年就忘了我了雨村道却十分面善的緊只是一時想不起來那門子咲道老爺正是貴人多忘事把出身之地都忘了不記當年葫蘆廟裡之事雨村听了如雷震一驚方想起這門子本是葫蘆廟裡一個小沙彌因被火之後無處安身欲投别廟去修行又耐不得清涼景况因想這件生意

到還輕省熱鬧遂趁年紀蓄了髮充了門子雨村那裡料到是他便忙携手咲道原來是故人可坐了好談這門子不敢坐雨村咲道貧賤之交不可忘你我故人也二則此係私室既欲長談豈有不坐之理這門子听說方告了坐斜簽着坐了雨村因問方纔何故不令發簽這門子道老爺既榮任到這一省難道就没有抄一張本省的護官符來不成雨村忙問何為護官符我竟不知門子道這還了得連這箇也不知怎能坐的長遠如今凡作地方官的皆有一箇私单上面寫的是本省最有權有勢極富極貴的大鄉宦的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時觸犯了這樣人家不但官爵

只怕連命還保不成呢所以綽號兒叫護官符方纔所説的薛家老爺如何惹的他他這一件官詞並無難斷之處皆因都碍着情分臉面所以如此一面説一面從順帶裡取出一箇抄寫的護官符來遞與雨村看時上面寫的皆是本地大族名宦之家諺俗口碑其口碑排寫的明白下面皆著始祖官爵名顯亦曾照樣抄寫一張今據石上抄云

賈不假白玉為堂金為馬寧國榮國二公之後共二十房分除寧榮親派八房在都外現原籍住着十二房

阿房宮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個史保齡侯尚書令史公之後房分共十八房都中現住着十房原籍現居八房

東海缺少白玉床龍王來請金陵王都太尉統制縣伯王公之後共十二房都中二房餘在籍

豐年好大雪真珠如土金如鉄紫微舍人薛公之後現領內司帑銀行商共八房分

雨村猶未看完忽聞傳点人報王老爺來拜雨村听說忙整衣冠出去迎接有頓飯工夫方回來細問這門子〻〻說這四家皆連絡有親一損皆損一榮皆榮扶持遮飾皆有照應的今告打死人薛家即係豐年大雪之薛也不単靠這三家他的世交親友在都在外者本不少老爺如今拿誰去雨村听如此說便咲問道如你這樣說來却怎了結此案你大約也深知這兇犯躲的方向了門子咲道不瞞老爺說不但這兇犯躲的方向我知道一併這拐賣之人我都知道死鬼買主亦深知道待我細說與老爺听這個被

打之死鬼乃是本地一個小鄉宦之子名喚馮淵自幼父母早亡又無兄弟他只一人守着些薄產過日子年長十八九歲酷愛男風最厭女子這也是前生冤孽可巧遇見這拐子賣了頭他便一眼看上了這了頭立意要買來作妾誓再不接交男子也再不娶第二個所以三日後纔過門誰曉的這拐子又偷賣與薛家他意欲接了兩家銀子逃往他省去誰知又不曾走脫被兩家拿住打了箇臭死都不肯收銀只要領人那薛家公子豈是讓人的便喝令手下人一打將馮公子打了箇稀爛抬回家去三日後死了這薛公子原是早已擇定日子上京去的頭起身兩日前就偶然遇

見這丫頭意欲買了就進京的誰知鬧出事來就打死了馮公子奪了丫頭便沒事人一般只管帶了家眷走他的路他這里自有兄弟奴僕在此料理也並不為此些小之事值他一逃走的這且别說老爺你當這被賣的丫頭是誰雨村道我如何得知門子冷咲道這人算來還是老爺的大恩人呢他就是葫蘆廟傍邊住的甄老爺的女兒小名英蓮的雨村罕然道原來就是他聞得養至五歲被人拐去却如今纔來賣呢門子道這一種拐子单愛偷拐五六歲的女兒養在一箇僻靜之處到十一二歲時度其形容帶至他鄉轉賣當日這英蓮我們天天哄他頑耍雖隔了七八年如

今十二三歲的光景其模樣雖然出脫的齊整了然大槩像貌自是不改熟人易認況且他眉心中原有米粒大小的一点紅痣從胎裡帶來的所以我却認的偏生拐子又租了我的房舍居住那日拐子不在家我也曾問他他是被拐子打怕了的萬不肯說只說拐子是他親爹因無錢償債故賣他我又哄之再四他就哭了只說我原記不得小時之事這可無疑了那日馮公子相看了兑了銀子拐子醉了他自嘆道我今日罪孽可滿了後又听見馮公子三日後纔過門他又轉有憂愁之態我又不忍其形等拐子出去又命内人去解釋他這馮公子必待好日期來接可知必不以

了環相看况且他是個絶風流的人品家顔過的素習最厭堂客今竟破價買你後事不言可知只耐的三兩日何必憂悶他听如此說方纔畧觧憂悶自為此得所誰料天下竟有這等不如意的事第二日他又賣與薛家了若賣與第二個人還好些這薛公子混名獃霸王最是天下第一個弄性尚氣的人而且使錢如土遂打了個落花流水生拖死拽把個英蓮拖去如今也不知死活這馮公子空喜一場一念未遂反花了錢送了命豈不可嘆雨村听了亦嘆道這也是他們孽障遭遇亦非偶然不然這馮淵如何偏只看準了這英蓮英蓮受了拐子這几年折磨纔得了箇出頭路

且又是個多情的若能聚會了到是件美事偏又生出這件事來這薛家總比馮家富貴些想其為人自然姬妾眾多淫亂無度怎及馮淵定情一人者這正是梦幻情緣却遇見一對薄命兒女且不要議論他人只目今這官詞如何剖斷纔好門子咲道老爺當年何其明決今日何反成了無主意的人了小的聞得老爺補陞此任亦係賈府王府之　此薛蟠即賈府之親戚老爺何不順水行舟作箇整人情將此案了結日後也好去見賈王二公雨村道你說的何常不是但事関人命蒙皇上隆恩起復委用寔是重生再造正當殫心竭力圖報之時豈可因私而廢法是我寔不能忍

為者門子听了冷笑道老爺説的何常不是大道理但是如今世上是行不去的豈不聞古人云大丈夫相時而動又曰趨吉避凶者為君子依老爺這一説不但不能報効朝廷亦且自身不保還要三思為妥雨村低了半日頭方説道依你怎麽樣門子道小人已想了一箇極好主意老爺明日當堂只管虛張聲勢動文書發簽拿人原兇自然是拿不來的原告因是定要自然將薛家族中及奴僕人等拿几個來拷問小的在暗中調停令他們報箇暴病身亡合族中及地方上共遞一張保呈老爺自説善能扶鸞請仙堂上設了乩壇令軍民人等只管來看老爺只説乩仙批了死者

馮淵與薛蟠原因風孽相逢今狹路既遇原應了劫薛蟠今已得無名之病被馮寃追索已死其禍皆由拐子某人而起被拐之人原係某鄉某縣人氏按法處治餘不累及等語小的暗中囑託拐子令其寔招衆人見乩仙批語與拐子相符餘者自然也都不虗了薛家有的是錢老爺斷一千也可五百也可與馮家作燒埋之費那馮家也没甚麼要緊的人不過為的是錢見有了這箇銀子想也就没話了老爺細想此計如何雨村想道不妥〻〻等我再斟酌或可壓服口聲二人計議天色已晚别無話說至次日坐堂拘取一應有名人等雨村詳加審問果見馮家人口稀少不過藉

此欲多得些燒埋之費薛家仗勢倚情偏不相讓故致顛倒未決雨村便狗情枉法胡亂判斷了此案馮家得了許多燒埋也就無甚話說雨村斷了此案急忙作書二封與賈政並京營節度使王子騰不過說令甥之事已完不必過慮等語此事皆由葫蘆廟內之沙彌新門子說出雨村又恐他說出當日貧賤時的事來因此心中大不樂後來到底尋了箇不是遠遠的充發了纔罷當下言不着雨村且說那買了英蓮打死馮淵的薛公子係京陵人氏本是書香繼世之家只是這薛公子幼年喪父寡母又憐他是個獨根孤種未免溺愛縱容些遂致老大無成且家中有百萬之富現

領着內帑錢粮採辦雜料這薛公子學名薛蟠字表文起情性奢侈言語傲慢雖也上過學不過畧識几字終日惟有鬪鷄走馬遊山玩景而已雖是皇商一應經紀世事全然不知不過賴祖父舊日情分戶部掛虛名支錢粮其餘事體自有夥計老家人措辦寡母王氏乃王子騰之妹與榮國府賈政夫人一母所生今年方四十上下年紀只有薛蟠一子還有一女比薛蟠小兩歲乳名寶釵生得肌骨瑩潤舉止嫻雅當日有他父親在日最愛此女令其讀書識字較之其兄竟高過十倍自父親死後見哥哥不能依貼母懷他便不以讀書為事只留心針黹家計等事好為母親分憂代

勞近日因今上崇詩尚禮徵採才能降不世出之隆恩除聘選妃嬪之外在仕宦名家之女皆親名達部以備選擇為宮主郡主入學陪侍充為才人贊善之職二則自薛蟠父親死後各省中所有的買賣承局夥計人等見薛蟠年輕不知事務便趁時拐騙起來京都中几處生意漸亦消耗薛蟠素聞得都中乃第一繁華之地正思一遊便趁此机會一為送妹待選二為望親三回親自入都銷算舊賬再計新支其實則為遊覽上國之意因此早已打点下行李細軟以及餽送親友各色土物人情等類正擇日定起身不想偏遇見了拐子重賣英蓮薛蟠見英蓮生得不俗立意買了又

遇馮家來奪人因恃強喝令手下豪奴將馮淵打死他便將家中事務一一託囑了几个族人並几个老家人他便帶了母妹竟自長行去了人命官詞他却視為兒戲自為花上几箇臭錢無有不了的在路不計其日那日已將入都却又聞得母舅王子騰陞了九省統制奉旨出都查邊薛蟠心中暗喜道我正愁進京去有個嫡親母舅管轄着不能任意揮霍〻〻偏如今又陞了可知天從人願因和母親商議道咱們京中雖有几處房舍只是這十來年沒人進京那看守房子的人未免偷着租賃須得是先着几人去打掃收什總好他母親道何必如此搖招咱們這一進京原是先

拜望親戚或是在你舅舅家或是在你姨娘家他兩家房舍極是便宜的偺們先能着住下再慢慢的着人去收拾豈不消停薛蟠道如今舅舅正陞了外省去家裡自然忙乱起身偺們這箇工夫一窩一拖的奔了去豈不没眼色些他母親道你舅舅家雖陞了去還有你姨爹家况這几年來你舅舅姨娘兩處每每稍書帯信接偺們來如今既來了你舅舅忙着起身你賈姨母未必不苦留我們偺們且忙忙収什房屋豈不使人見怪你的意思我都知道守着舅舅姨夫住着未免拘緊了你不如你各自住着好任意施為的你既如此你自去挑所宅子去住我和姨娘姊妹們别了這

几年却要厮守几日我帶了你妹妹去投你姨娘家去你道好不好薛蟠見母親如此說情知扭不過的只的吩咐人夫一路奔榮國府來那時王夫人已知薛蟠官詞一事虧賈雨村就中維持了結緩放了心又見哥哥正陞了邊缺正愁又少了娘家親戚來往畧加寂寞過了几日忽家人來報姨太太帶了哥兒姐兒合家進京正在門外下車喜的王夫人忙帶了女媳人等接出大廳將薛姨媽接了進來姊妹們暮年相見自不必說悲喜交集泣哭叙濶一番忙又引了拜見賈母將人情土物各種酧猷了合家俱厮見過忙又治席接風薛蟠也拜見過賈政賈璉又引着拜見賈赦賈

珍賈政便使人進來對王夫人說姨太太已有了春秋外甥又年輕不知世路在外住着恐有人生事咱們東北角上梨香院一所十來間房白空閒着打掃了請姨太太和姐姐哥兒住了甚好王夫人未及留賈母就遣人來說請姨太太就在這裡住下大家親密些兒等語薛姨媽正要同居一處方可拘緊些兒若另住在外又恐兒子縱性惹禍遂忙道謝應允又私與王夫人說明一應日費一槩免却方是處長之法王夫人知他家不難于此遂亦從其願從此後薛家母子就在梨香院中住了原來這梨香院乃是榮國公養靜之所小小巧巧約有十餘間房前廳後舍俱全另有一

門通街薛蟠家人就走此門出入西南有一角門過一夾道便是王夫人正房的東院了每日或飯後或晚間薛姨媽便過來或與賈母閑談或和王夫人閑叙寶釵日與黛玉迎春等一處或看書或下棋或做針黹到也十分樂業只是薛蟠之心起初原不欲在賈宅居住生恐姨父管約拘禁料必不自在的無奈母親執意在此且賈宅中又十分慇勤苦留只得暫且住下一面使人打掃出自己的房屋再移居過去的誰知自在此間住了不上一月的日期賈宅族中凡有的子侄俱已認熟了一半凡是那些紈袴氣習者莫不喜與他來往今日會酒明日觀花甚至聚賭嫖娼漸〻無

所不至引誘的薛蟠比當日更壞了一倍雖說賈政訓子有方治家有法一則族大人多照應不到二則現在族長乃是賈珍彼乃寧府長孫又現襲職凡族中事自有他掌管三則公私冗襍且素性瀟洒不以俗流事務為要每公暇之時不過看書下棋而已餘事多不介意況且這梨香院相隔兩層房舍又有街門別開任意可以出入所以這些子弟們竟是放意暢懷的因此遂將移居之念漸〻打滅了要知端詳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五回

靈石迷性難解天機

警幻多情密垂滛訓

題曰

春困葳蕤擁綉衾　恍隨仙子別紅塵

問誰幻入華胥境　千古風流造業人

且說林黛玉自在榮國府以來賈母萬般憐愛寢食起居一如寶玉迎春探春惜春等親孫女到且靠後便是寶玉和黛玉二人之親密友愛處較別個不同日則同行同坐夜則同息同止真是言和意順畧無參商不想如今來了一個薛寶釵年歲雖大不多然

品格端方容貌豐美人多謂黛玉所不及而且寶釵行為豁達隨分隨時不比黛玉孤高自許目無下塵故比黛玉大得下人之心便是那些小丫頭子們多喜與寶釵頑笑因此黛玉心中便有些悒鬱不忿之意寶釵却渾然不覺那寶玉亦在孩提之間况自天性所秉來的一種愚拙偏僻視姊妹弟兄皆出一意並無親疎遠近之别其中因與黛玉同隨賈母一處坐卧故畧與别個姊妹熟慣些既熟慣則更覺親密既親密則更不免有求全之毁不虞之隙這日不知為何他二人言語有些不合起來黛玉又氣得獨在房中垂泪寶玉又自悔語言冒撞前去俯就那黛玉方回轉來因

東邊寧府中花園內梅花盛開賈珍之妻尤氏乃治酒來請賈母邢夫人王夫人等賞花是日先携了賈蓉夫妻過來回請賈母等于早飯後過來就在會芳園遊玩先茶後酒不過皆是寧榮二府女眷家宴小集並無別樣新文趣事忽然一時寶玉倦怠欲睡中覺賈母命人好生哄着歇息一回再來賈蓉之妻秦氏便忙笑回道我們這裡有給寶叔收什下的屋子老祖宗放心只管交與我就是了又向寶玉的奶母丫嬛道嬤嬤姐姐們請寶叔隨我這裡來賈母素知秦氏是個極妥當的人生得嫋娜纖巧行事又溫柔和平乃重孫媳中第一個得意之人見他去要安置寶玉自是安

穩的當下秦氏引了一簇人來至上房内間寶玉抬頭先看見一副畫貼在上面畫得是人物故事乃是燃藜圖也不看係何人所畫心中便有些不快又有一副對聯寫得是

世事洞明皆學問　人情練達即文章

及看完了這兩句縱然房室精美鋪陳華麗亦斷斷不肯在這裡了忙說快出去快出去秦氏听了咲道這裡還不好往那裡去呢不然往我屋裡去罷寶玉点頭微咲有一嬤〻說道那里有個叔叔往姪兒房裡睡覺的道理秦氏咲道噯喲〻不怕他惱能多大了就忌諱這些個上月你没看見我那兄弟來了雖然和寶叔同

年兩個人若站在一處只怕那一個還高些兒寶玉道我怎麼沒見過你帶來我瞧瞧衆人咲道隔着二三千里那裡帶去見的日子有呢說着大家來至秦氏房中剛至房門便有一股細〻的甜香襲人寶玉覺得眼餳骨軟連說好香入房向壁上看時有唐伯虎畫的海棠春睡圖兩邊有宋學士秦太虛寫的一副對聯云

嫩寒鎖夢如春冷　　芳氣襲人是酒香

案上設着是武則天當日鏡室中設得寶鏡一邊擺着飛燕立着舞過的金盤〻內盛着安祿山擲過傷了太真乳的木瓜上面設着壽星公主于含章殿下臥的榻懸的是同昌公主製的連珠帳

寶玉含笑說這裡好秦氏笑道我這屋子大約神仙也可以住的了說着親自展開了西子浣過紗衾穏了紅娘抱過的枕于是衆奶母伏侍寶玉臥好款〻散去只留下襲人媚人晴雯麝月四個丫環為伴秦氏便吩咐小丫環們好生在簷下看着猫兒狗兒打架那寶玉剛合上眼便惚〻的睡去猶似秦氏在前遂悠〻蕩〻隨了秦氏至一所在但見朱欄白石緑樹青溪真是人跡希逢飛塵不到寶玉在夢中歡喜想道這箇去處有趣我就在這裡過一生雖失了家也願意強如天〻被父母師傅打去正胡思乱想之間忽听山後有人作歌曰

春夢隨雲散　　　　飛花逐水流
寄言諸兒女　　　何必覓閑愁
寶玉听了是女子聲音歌聲未息早見那邉走出一個人來蹁躚
嫋娜端的與人不同有賦為証
方離柳塢乍出花房但行處鳥驚棲樹將到時影度迴廊
仙袂乍飄兮聞蘭麝之馥郁荷衣欲動兮听環珮之鏗鏘
靨笑春桃兮雲環翠髻唇綻櫻桃兮榴齒新香纖腰之楚
楚兮若迴風舞雪珠翠之輝々兮滿額鵞黄出没花間兮
宜嗔宜喜徘徊池上兮若飛若揚蛾眉顰笑兮將言而未

語蓮步乍移兮欲止而欲行羨彼之良質兮氷清玉肌慕彼之羣服兮燦煥文章愛彼之容貌兮香温玉琢羨彼之態度兮鳳翥龍翔其素若何春梅凝雪其潔若何秋蘭披霜其靜若何松生空谷其艷若何霞映澄塘其文若何龍盤曲沼其神若何月射寒江應慚西子寔愧王嬙奇矣哉生于孰地來自何方信矣乎瑶池不二紫府無雙果何人哉如斯之美也

寶玉見是一個仙姑喜得忙〻來作揖㕶問道神仙姐〻不知從那裡來如今要往那裡去我也不知這裡是何處望乞携帶携帶

仙姑咲道吾居離恨天之上灌愁海之中乃放春山遣香洞太虛幻境警幻仙姑是也司人間之風情月債掌世界之女怨男痴因近來風流寃孽纏綿于此處是以前來訪察机會布散相思今忽與爾相逢亦非偶然此離吾境不遠別無他物僅有自採香茗一盞親釀美酒一甕素嫻霓舞歌姬数人新填紅楼夢仙曲十二支試随吾一遊否寶玉听了喜躍非常便忘了秦氏在何處竟随了仙姑至一所在有石牌横建上書太虛幻境四個大字兩邉一副對聯乃是

假作真時真亦假　無為有處有還無

轉過牌坊便是一座宮門上橫書四箇大字道是孽海情天又有一副對聯大書云

厚地高天堪嘆古今情不盡
痴男怨女可憐風月債難償

寶玉看了心下自思道原來如此但不知何為古今之情又何為風月之債從今到要領畧領畧寶玉只顧如此一想早把些邪魔招入膏肓了當下隨了仙姑進入二層門內只見兩邊配殿皆有扁額對聯一時看不盡許多惟見各處寫的是痴情司結怨司朝啼司夜怨司春感司秋愁司等類看了因問仙姑道敢煩仙姑引

我到那各司遊玩遊玩不知可使得仙姑道各司中皆貯的是普天下所有的女子過去未來的簿冊爾凡眼塵軀未便先知的寶玉听了如何肯依復央之再四仙姑無奈說也罷就在此司內畧隨喜隨喜罷了寶玉喜不自勝抬頭看這司的匾上乃是薄命司三字兩邊對聯寫道是

春恨秋愁皆自惹　　花容月貌為誰姸

寶玉看了便加感嘆進入門來只見有十数箇大厨皆用封條封着看那封條上皆是各省的地名寶玉一心只揀自己家鄉的封條看遂無心看別省的了只見那邊厨上封條上大書七箇字金

陵十二釵正冊寶玉因問何為金陵十二釵正冊警幻道即貴省中冠首十二女子之冊故為正冊寶玉道常听人說金陵極大怎麼只十二箇女子如今单我家里上上下下就有几百女孩兒呢警幻冷咲道貴省女子固多不過揀其緊要者錄之下邊二廚則又次之餘者庸常之輩則無冊可錄矣寶玉听說再看下首二廚上果然一箇寫着金陵十二釵副冊又一箇寫着金陵十二釵又副冊寶玉便伸手去將又副冊廚門開了拿出一本冊來揭開一看只見這首頁上畫着一副畫又非人物亦無水山不過水墨濁染的滿紙烏雲靄霧而已有几行字跡寫道是

霽月難逢　彩雲易散　心比天高　身為下賤
風流靈巧招人怨　壽夭多因誹謗生　多情公子空牽念

寶玉看了又見後面畫着一簇鮮花一床破蓆也有几句言詞道是

枉自温柔和順　空云似桂如蘭
堪羨優伶有福　誰知公子無緣

寶玉看了不解遂擲下這箇又開了副冊厨拿起一本來揭開看時只見畫着一株桂花下面有一池沼其中水涸泥干蓮枯藕敗後面書云

根並荷花一莖生　平生遭際寔堪傷

自從兩地生孤木　致使香魂返故鄉

寶玉看了仍不解他又擲了再去取正冊看只見頭一頁上便畫着兩株枯木木上懸着一圍玉帶又有一堆雪雪下一枝金簪也有四句言詞道

堪嘆停機德　可憐詠絮才

玉帶林中掛　金簪雪裡埋

寶玉看了仍不解待要問時情知他不肯洩漏要丢下又不捨遂又往后看時只見畫着一張弓弓上掛着一箇香櫞也有一首歌詞云

二十年來辨是誰　榴花開處照宮闈
三春爭及初春景　虎兕相逢大夢歸

後面又畫着兩人放風箏一片大海一隻大船船中有一女子掩面涕泣之狀也有四句寫云

才自精明志自高　生于後世運偏消
清明涕送江邊望　千里春風一夢遥

後面又畫几縷飛雲一灣逝水其詞曰

富貴又何為　襁褓之間父母違
展眼弔斜暉　湘江水逝楚雲飛

後面又畫看一塊美玉落在泥垢之中其断語云

欲潔何曾潔　云空未必空
可憐金玉質　落陷濁泥中

後面畫一惡狼追撲一美女欲啖之意其書云

子孫中山狼　得意便張狂
金閨花柳質　一載赴黃粱

後面便是一所古廟裡面有美人在内看經獨坐其判云

看破三春景不長　緇衣頓改昔年妝
可憐繡戶侯門女　獨看青燈古佛傍

後面便是一片氷山有一隻雌鳳其判云

凡鳥偏從後世來　都知愛慕此生才
一從二令三人木　哭向金陵事更哀

後面又是一座荒村野店有一美人在那里紡績其判云

勢敗休云貴　家亡莫論親
偶因濟劉氏　巧得遇恩人

詩后又畫一盆茂蘭傍有一位鳳冠霞佩的美人判云

桃李春風結子完　到頭維似一盆蘭
如氷水好空相妬　枉與他人作咲談

後面又畫着高樓大厦有一美人懸梁自縊其判云
情天情海幻情深　情及相逢必主淫
漫言不肖皆榮出　造釁開端寔在寧
寶玉還要看時那仙姑知他天分高明情性頴慧恐把仙机洩漏
遂掩了卷冊咲向寶玉道且随我去遊玩奇景何必在此打這悶
葫蘆寶玉恍恍惚惚不覺棄了卷冊又随了警幻來至後面但見
珠簾繡幙畫棟雕簷說不盡那光輝朱戶金鋪地雪照瓊牕玉作
宮更見仙花馥郁異草芬芳真好個所在又听警幻咲道你們快
出來迎接貴客一語未了只見房中走出几個仙子來皆是荷袂

蹁躚羽衣飄舞皎如春華媚如秋月一見了寶玉都怨警幻道我
們不知係何貴客忙的接了出來姐姐曾說今日今時必有絳珠
妹子的生魂前來遊玩故我等久待何故反引這物來污染這清
淨女兒之境寶玉听如此說便唬的欲退不能退畢竟自形污穢
不堪警幻忙携住寶玉的手向衆姐妹咲道你等不知原委今日
原欲榮府去接絳珠適從寧府所過偶遇寧榮二公之靈囑吾云
吾家自國朝定鼎以來功名奕世富貴傳流雖歷百年奈運終数
盡不可挽回故近世之子孫雖多竟無一可以繼業其中惟嫡孫
寶玉一人禀性乖張生性詭譎聰明靈慧畧可望成無奈吾家運

数合終恐無人規引入正幸仙姑偶來望先以情欲聲色等事警其痴頑或能使彼跳出迷人圈子然後入于正路亦吾弟兄之幸矣如此囑吾故發慈心引彼至此先以彼家中上中下三等女子之終身冊籍令彼熟玩尚未覺悟故引彼來至此處令其再歷領仙饌聲色之幻或冀將來一悟亦未可知說着携了寶玉入室但聞一縷幽香竟不知所焚何物寶玉遂不禁相問警幻冷笑道此香塵世中既無你何能知此香乃是名山勝境內初生異卉之精合各種寶林珠樹之油所製名為羣芳髓寶玉听了自是羡慕而已大家入座小丫環捧上茶來寶玉自覺香清味美純美非常因

又問何名警幻道此茶出在放春山遣香洞又以鮮花靈葉上所帶宿露而烹此茶名曰千紅一窟寶玉听了点頭稱賞因見房中瑤琴寶鼎古畫新詩無所不有更喜窗下亦有唾絨奩間時清粉污墻上亦有一副對聯書云

幽微靈秀地　　無可奈何天

寶玉看畢無不羨慕因又請問衆仙姑姓名一名痴夢仙姑一名鍾情大士一名引愁金女一名度恨菩提各各道號不一少刻有小環來調桌安椅設擺酒饌真是瓊漿滿泛玻璃盞玉液濃斟琥珀杯更不用再說那餚饌之盛寶玉因聞得此酒清香甘冽異乎

尋常又不禁相問警幻道此酒乃以百花之蕊萬木之汁加以麟髓之醅鳳乳之麴釀成此酒因名為萬艷同杯寶玉稱賞不迭領酒間又有十二個舞女上來請問演何詞曲警幻道就將新製紅楼夢十二支演上來舞女們答應了便輕敲檀板欵拂銀箏听他歌道是　開闢鴻濛　方歌了一句警幻便說此曲不比塵世中所填傳奇之曲必有生旦淨末之别又有南北九宮之限此或咏嘆一人感懷一事偶成一曲即可普入管絃若非個中人不知其中之妙料爾亦未必深明此調若不先閲其稿後听其歌翻成嚼蠟矣說畢回頭命小了環取了紅楼夢原稿來遞與寶玉寶玉接

來一面目觀其文一面耳聽其歌曰

第一支 紅樓夢引子 開闢鴻濛誰為情種都只為風月情濃奈何天傷懷日寂寥時試遣愚衷因此上演出這懷金悼玉紅樓夢

第二支 終身悟 都道是金玉良姻俺只念木石前盟空對着山中高士晶瑩雪終不忘世外仙姑寂寞林嘆人間美中不足今方信總然是齊眉案舉到底也難平

第三支 枉凝眉 一個是閬苑仙葩一個是美玉無瑕若說沒奇緣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說有奇緣如何心事終許他一

一個枉自嗟呀一個空勞牽掛一個是水中月一個是鏡中花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兒怎經得秋流到冬盡春流到夏

寶玉听了此曲散漫無稽不見得好處但其聲韻悽惋竟能消魂醉魄因此也不察其原委問其來歷就暫以此消悶消悶而已因又看下回道

第四支　恨無常喜榮花正好恨無常又到眼睜睜把萬事全抛蕩悠悠芳魂消耗望家鄉路遠山高故向爺娘夢裡尋相告兒命已入黃泉要退步抽身早

第五支

分骨月帆風雨露三千把骨肉家齊來拋閃恐哭損殘年告爹娘休把兒懸自古窮通皆有定離合豈無緣從今分兩地各自保平安奴去了莫牽連

第六支

樂中悲襁褓中父母嘆雙亡總居那綺羅叢誰知嬌養幸生來英豪濶大寬宏量從未將兒女私情略縈心上好一似霽月光風耀玉堂厮配得才貌仙郎博得個地久天長準折得幼年時坎坷形狀終久是雲散高唐水涸湘江這是塵寰中消長數應當何必枉悲傷

第七支

世難容氣質美如蘭才華復比仙天生成孤癖人皆罕

你道是啖肉食腥羶視綺羅俗厭却不知太高人愈妒過潔世同嫌可嘆這青燈古殿人將老辜負了紅粉朱樓春色闌到頭來依舊是風流骯髒違心願好一似無瑕白玉遭泥陷又何須王孫公子嘆無緣

第八支

喜冤家中山狼無情獸全不念當日根由一味的驕奢淫蕩貪繞搆覷着那侯門艷質同蒲柳作的公府千金似下流嘆芳魂艷魄一載蕩悠悠

第九支

虛花悟將那三春看破桃紅柳綠待如何把這韶華打滅不見那清淡天和說什麼天上天桃盛雲中香蕊多

第十支

到頭來誰見得把秋捱過則看那白楊樹裡人嗚咽青楓林内鬼吟哦更兼着連天衰草遮坟墓這的是昨貧今富人勞碌春榮秋謝花折磨似這般生関死劫誰能躲聞說道西方寶樹喚婆娑上結着長生菓

聰明菓机関筭盡太聰明反筭了卿卿性命生前心已醉死後性空靈家蓄人寧終有箇家亡人散多奔騰枉費了意懸懸半世心好一似蕩悠悠三更夢忽喇喇似大厦傾昏慘慘似燈將盡呀一場歡喜忽悲辛嘆人世終難定

第十一支

留餘慶餘慶忽遇恩人幸娘親〻〻積得陰功勸人生濟困扶窮休似俺那愛銀錢忘骨肉的狠舅奸兄正是乘除加減上有蒼穹

第十二支

晚韶花鏡裡恩情更堪那夢里功名那美韶華〻〻何迅繡帳鴛衾只這帶珠冠披鳳襖也抵不了無常性命雖說是人生莫受老來貧也須要陰騭積兒孫氣昂昂頭帶簪纓光燦〻胸懸金印威赫〻爵祿高登昏慘〻黃泉路近問古來將相可還存也只是虛名兒留與後人教領

第十三支

好事終畫梁春盡落香塵擅風情秉月貌便是敗家根本箕裘頹墮家事消亡首罪寧宿孽總因情

第十四支收尾

花鳥各投林為官的家業凋零富貴的金銀散盡有恩的死裡逃生無情的分明報應欠命的命已還欠淚的淚已盡冤冤相報豈非輕分離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問前生老來富貴也真僥倖看破的遁入空門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淨

歌畢還要歌外曲警幻見寶玉甚無趣味因嘆道痴兒竟尚未悟

那寶玉忙止歌姬不必再唱自覺朦朧恍惚告醉求臥警幻便命撤去殘席送寶玉至一香閨綉閣之中其間鋪設：：之盛乃素所未見之物更可駭者早有一位女子在內其鮮艷嫵媚有似乎寶釵風流嫋娜則又如黛玉不知何意忽警幻道塵世中多少富貴之家那些綠窗風月繡閣煙霞皆被淫污紈絝與那些流蕩女子悉皆玷辱更可恨者自古來多少輕薄浪子皆以好色不淫為飾又以情而不淫作案此皆飾非掩醜之語也好色即淫知情更淫是以巫山之會雲雨之歡皆由既悅其色復戀其情所致也吾所愛汝者乃天下古今第一淫人也寶玉听了唬的忙答道仙姑

差了我因懶于讀書家父母尚為垂訓豈敢再冒淫字況且年紀
尚小不知淫字為何物警幻道非也淫雖一理意則有別如世之
好淫者不過悅容貌喜歌舞調笑無厭雲雨無時恨不能盡天下
之美女供我片時之趣興此皆皮膚濫淫之蠢物耳如爾則天分
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輩推之為意淫惟意淫惟意淫心會而不可
口傳可神通而不能語達汝今獨得此二字在閨閣中固可為良
友然于世道中未免迂濶怪譎百口嘲誹萬目睚眦今既遇令祖
寧榮二公剖腹深囑吾不忍君獨為我閨閣增光見棄于世道是
以特引前來醉以良酒沁以仙茗警以仙曲再將吾妹一人乳名

兼美字可卿許配與汝今夕良時即可成婚不過令汝領畧仙閨幻境之風光尚然如此何況塵境之情景哉而今後萬〻解釋改悟前情留意于孔孟之間委身于經濟之道說畢便秘授〻、之事推寶玉入房將門掩上自去那寶玉恍〻惚〻依警幻所囑之言未免有兒女之事難以盡述至次日更柔情繾綣軟語溫存與可卿難解難分因二人攜手出去遊玩之時忽至一個所在但見荊棘遍地狼虎同羣迎面一道黑溪阻路並無橋梁可通正在猶預之間忽見警幻從後追來說道快休前進作速回頭要緊寶玉忙止步問道此系何處警幻道此即迷津也深有萬丈遙亘千

紅樓夢第六回

賈寶玉初試雲雨情
劉姥姥一進榮國府

題　朝扣富兒開　富兒猶未足
曰　雖無千金酧　嗟彼勝骨肉

却說秦氏因听見寶玉夢中喚他的乳名心中自是納悶又不好細問彼時寶玉迷〻惑〻若有所失衆人忙端上桂圓湯來呷了两口遂起身整衣襲人伸手繫褲帶時不覺伸手至大腿處只覺氷涼一片粘濕忙退出手因問是怎麼了寶玉忙紫漲了臉把他

的手一捻襲人本是個聰明女子年紀比寶玉大一歲近來也漸通人事見寶玉如此光景心中便覺察了一半不覺也羞的紅漲了臉面遂不敢再問仍舊理好衣裳隨至賈母處胡乱吃畢了晚飯過這邊來襲人忙趁衆奶母不在旁邊時另取出一件中衣來與寶玉換上寶玉含羞道好姐〻千萬別告訴別人要緊襲人亦含羞咲問道你夢見什麼故事了是那裡流出來的那些贓東西寶玉道一言難盡便把夢中之事細説與襲人听了然後説至警幻所授雲雨之情羞得襲人掩面伏身而咲寶玉亦素喜襲人柔媚姣俏遂強襲人同歡襲人素知賈母已將自己與了寶玉的今

便如此也不為越理遂合寶玉偷試一番幸而無人撞見自此寶玉視襲人更與別人不同襲人侍寶玉更為盡職暫且別無話說

按榮府中一宅筭起來人口雖不多從上至下也有三四百丁事雖不多一日也有一二十件竟如乱麻一般並無頭續可以作綱領正尋思從那件事自那一個人寫起方妙恰好忽從千里之外芥荳之微小小一個人家因與榮府畧畧有些瓜葛這日正往榮府中來因此便就此一家說來到還是箇頭續諸公若嫌瑣碎粗鄙呢則快擲下此書另覓好書醒目若尋聊可破悶時待余逐細言來方總所說的這小小人家姓王本地人氏祖上曾作過一個

小〻京官昔年曾與鳳姐之祖王夫人之父認識因貪王家勢力便聯宗認作姪兒那時只有王夫人之大兄鳳姐之父與王夫人隨在京中得知有此一門遠族餘者皆不識認目今其祖已故只有一個兒子名喚王成因家業消條搬出城外原鄉中住了王成新近亦因病而故只有其子小名狗兒亦生一子小名板兒嫡妻劉氏又生一女名喚青兒一家四口仍以務農為業因狗兒白日間又作些生計劉氏又操井臼等事青兒板兒姐弟兩個無人看管狗兒遂將岳母接來一處過活這劉姥〻乃是個久經世代的寡婦膝下又無兒子只靠兩畝薄田度日如今女婿接來養活豈

不顧意遂一心一意幫襯着女兒女婿過起來因這年秋盡冬初天氣冷將上來家中冬事應辦狗兒心中未免煩慮吃了幾鐘悶酒在家閑尋氣惱劉氏不敢頂撞因此劉姥姥看不過乃勸道姑夫你別嗔我說偺們村庄人那個不是老々成々守多大碗兒吃多大飯你皆是年小時托着你那老家兒的福吃喝慣了如今所以把持不住就顧頭不顧尾沒了錢瞎生氣成個什麼男子漢大丈夫了雖如今離了城住着終是天子脚底下這長安城中遍地都是錢只是沒人會拏去罷了在家跳蹋也不中用狗兒听說便答道你老只會在炕頭上混說難道叫我打劫去偷不成劉姥々

道誰叫你偷呢也到底大家想箇方法兒裁度不然那銀子錢自己跑到偺們家來不成狗兒冷咲道有法兒還等到這會子呢我又無有収税的親朋作官的朋友有什麽法子可想的便有也只怕他們未必來理我們呢劉姥〻道這到不然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咱們謀到了靠菩薩的保佑有些机會也未可知我到替你們想出一箇機會來了當日你們原和金陵王家聯過宗的二十年前他們看承你們還好如今原是你們拉硬屎了不肯去俯就他故踈遠起來想當初我和女兒還去過一遭他家的二小姐着寔响快會待人的到不拏大如今現是榮國府賈二老爺的夫人听

見說如今上了年紀越發惜老憐貧愛齋僧醮道捨米拾錢的如今王府雖陞了邊任只怕這二姑太太還認的咱們你何不去走動走動或者他念舊有好處也未可知只要他發一点好心拔一根寒毛比咱們的腰還粗呢劉氏一傍接口道你老雖說的是但只你我這樣個嘴臉怎麼好到他門上去的先不先他那些門上人也必不肯去通信没得去打嘴現世誰知狗兒名利心最重听如此說心下便有些活動起來又听他妻子這番話便咲接道姥姥既如此說況且當年你又見過這姑太太一次何不你老人家明日就走一遢試試風頭再說劉姥姥道嗳喲嗳喲可是說的侯門深

似海我是個甚麼東西他家人又認不得我我去了也是白去的狗兒咲道不妨我教你老一箇法子你竟帶了外孫板兒先去找陪房周瑞若見了他就有些意思了這周瑞先時曾與我父親交過一件事和他們極好的劉姥〻道我也知道他只是許多時不走動知道他如今是怎麼樣這也說不得了你又是個男人又這樣一個嘴臉自然去不的我們姑娘年輕的媳婦子也難賣頭賣脚到還是捨着我這付老臉去碰果然有些好處大家都有益便是沒銀子我也到公府侯門見一見世面也不枉我一生說畢大家咲了一回當晚計議已定次日天未明劉姥〻便起來梳洗了

又將板兒教訓了几句那板兒亦曾五六歲的孩子一無所知听見帶他進城幌去喜得無不應承于是劉姥〻帶他進城找至寧國府來只見簇〻轎馬劉姥〻不敢過去且撣〻衣服又教了板兒几句話然後蹭到角門前只見幾個挺胸叠肚指手畫脚的人在大板櫈上說東談西劉姥〻只得蹭上來問太爺們納福衆人打量他一會便問那裡來的劉姥姥陪笑道我找太〻的陪房周大爺煩那位太爺替我請他老出來那些人听了都不瞅睬半日方說道你遠〻的那墻根底下等着一會子他們家就有人出來了內中有一年老的說道不要悮了他的事何苦要他問劉姥〻

道那周大爺已往南邊去了他在後邊一帶住着他娘子却在家你要找他時從這邊繞到後街上後門上去問就是了劉姥姥聽了謝過遂攜了板兒繞至後門上只見歇着些箇生意担子也有賣吃的也有賣頑的鬧吵吵三二十個小孩子在那裡厮鬧劉姥姥便拉住一個道我問哥兒一聲有箇周大娘可在家麼孩子道那個周大娘我們這裡周大娘有三個呢還有兩個周奶奶不知是那一行當的劉姥姥道是太太的陪房周瑞那孩子道這箇容易你跟我來說着跳蹻蹻引着劉姥姥進了後門至一院墻邊指與劉姥姥道這就是他家又叫道周大媽有個老奶奶來找你呢

周瑞家的在内听說迎了出來問是那位奶〻這劉姥〻忙迎上
來問道好呀周嫂子周瑞家的認了半日方咲道劉姥〻你好呀
你說能几年我就忘了請家裡來坐罷劉姥〻一壁裡走一壁裡
咲說道你老是貴人多忘事那裡還記得我們了說着未至屋中
周瑞家的命小了頭子倒上茶來吃了周瑞家的又問板兒到長
的這麼大了又問些別後的閑話再問劉姥〻今日還是路過還
是特來呢劉姥〻便說原是特來瞧〻嫂子二則也請姑太〻的
安若可以領我見一見更好若不能便借重嫂子轉致意罷了周
瑞家的听了便已猜着几分來意只因昔年周瑞爭買地畝一事

其中多得狗兒之力今見劉姥〻如此一則心中難却其意二則也要顯自己的體面便咲道姥〻你放心大遠的誠心誠意的來了豈有個不教你見了真佛去的論理人來客至回話却不與我相干我們這裡各占一樣兒我們男的只管春秋兩季地租子閑時只帶着小爺們出門子就完了我只管跟太〻奶〻出門的事皆因你原是太〻的親戚又拿着我當個人投奔了來我竟破了例給你通箇信去但只一件姥〻有所不知我們這裡又比不的五年前了如今太〻竟不大管事都是璉二奶〻當家了你道這璉二奶〻是誰就是太〻的姪女兒當日大舅老爺的女兒小名

鳳哥的劉姥ゝ道原來是他怪道呢我當日就說他不錯呢這等
說來我今兒還得見他了周瑞家的道這箇自然太ゝ事多心煩
有客來了畧可推的去的也就推了都是璉二奶ゝ周旋迎代今
兒寧可不會太ゝ到要見他一面纔不枉來這裡走一遭劉姥ゝ
道阿彌陀佛全仗嫂子方便了周瑞家的道說那裡話來俗語說
的好與人方便自己方便不過用我提一句話罷了費着我什麽
說着便叫小了頭到倒廳上悄ゝ的打听ゝゝ老太ゝ屋裡擺了
飯了沒有二人又說閑話兒劉姥ゝ說這位鳳姑娘大不過二十
歲罷了就這等有本事當這樣的家可是難得的周瑞家的道我

的姥〻告訴不得你這位鳳姑娘年紀雖小行事却比世人都大呢如今出挑的美人一般模樣兒少說些有一萬箇心眼子要賭口嘴十個會說話的男人也說他不過回來你見了就信了就只一件待下人未免過嚴了些說着只見小丫頭回來說太〻屋裡已擺完了飯了二奶〻在太〻屋裡呢周瑞家的听說連忙催道快走〻〻這一下來他吃飯是箇空兒咱們先等着去若遲一步兒回事的人就多了也難說話再歇了中覺越發没了時候了說着一齊下了炕打掃〻〻衣服又教了板兒几句話隨着周瑞家的逶迤往賈璉的住處來先在側廳周瑞家的將劉姥〻安插在

那裡等候自己先過影壁進了院門知鳳姐未出來先找着鳳姐的一個通房大了頭平兒周瑞家的先將劉姥〻起初來歷說明又說今日大遠的特來請安當日太〻是常見的今不可不見所以我帶了他進來了等奶〻下來我細〻的回明想奶〻也不責備他莽撞平兒听了先作了主意叫他們進來先在這裡坐着就是了周瑞家的方出來引他兩個進入院來上了正房台堦小了頭打起了猩紅毡子簾才入堂屋只聞一陣香撲了臉來竟不辨是何氣味身子如在雲端一般滿屋的東西都是耀眼睁光使人頭懸目眩劉姥〻看時惟点頭咂嘴念佛而已于是到東邊這間

屋裡乃是賈璉的女兒大姐兒睡覺之所平兒站在炕沿邊打量了劉姥〻兩眼只得問箇好讓坐劉姥〻見平兒遍身綾錦揷金帶銀花容月貌的便當是鳳姐了纔要稱姑奶〻見周瑞家的稱他是平姑娘又見平兒赶着周瑞家的呌周大娘方知是個有體面的了頭于是讓劉姥〻和板兒上了炕平兒和周瑞家的坐在炕沿上小了頭子們倒了茶來吃茶劉姥〻只听見咯噹〻〻的响大有似乎打籮櫃篩麵的聲兒不免東瞄西望忽見堂屋中柱子上掛着箇匣子底下墜着箇秤它一般之物却只不住的乱幌劉姥〻自想這是箇什麼愛物兒有煞用呢正獃時忽听的噹一

聲就若金鐘銅磬不防倒唬的一展眼接着一連八九下方欲問
時只見小丫頭子們乱跑說奶〻下來了平兒和周瑞家的忙起
身叫劉姥〻只管坐着等是時候了我們來請你說着都迎出來
了劉姥〻屏息側耳等候只听遠〻有人咲聲約有一二十婦人
衣裙悉窣漸入堂屋往那邊屋裡去了又見三四個婦人都捧着
大漆捧盒進這邊來等待听得那邊說了聲擺飯漸〻人都走去
只有伺候端茶的几人半日鴉雀不聞忽見兩個人抬了一張炕
桌來放在這邊炕上桌上碗盤森列仍是滿〻的魚肉在內不過
畧動了几樣兒板兒一見便吵着要肉吃劉姥〻一把掌打了他

去周瑞家的咲嘻〻走過來招手兒吽他劉姥〻會意于是携了板兒下炕至堂屋中間周瑞家的又和他唧喳了一回方領到這屋裡來只見門外籚架上鏨花銅鈎懸着大紅撒花軟簾南窓下是炕炕上大紅毡條靠東壁板壁立着箇鎖子錦靠背與一個引枕鋪着金星閃緞大坐褥傍邊有銀嗽盂那鳳姐家常帯着昭君套圍着攢珠勒子穿着桃紅撒花襖石青刻絲灰鼠披風大紅洋縐銀鼠皮裙粉光脂艷端〻正〻坐在那裡手裡拿着小銅火筯兒撥香爐内的灰平兒站在炕沿邊捧着一箇小〻填漆茶盤〻内有一箇小茶鐘鳳姐也不接茶也不抬頭只管撥着灰漫〻的

問道怎麼還不請過來抬頭要接茶時見周瑞家的已帶了兩個
人在地下站着呢這纔忙欲起身猶未起來滿面春風的問好又
嗔着周瑞家的怎麼不早說劉姥〻已是在地下拜了数拜問姑
奶〻安鳳姐忙說周姐〻攙着不拜罷請坐我年輕不大認識可也
不知是什麼輩数兒又不敢稱呼周瑞家的忙回道這就是我才
回的那個姥〻了鳳姐点頭劉姥〻已在炕沿上坐下了板兒便
躲在背后百般的哄他出來作揖他死也不肯鳳姐咲道親戚們
不大走動都疎遠了知道的呢說你們棄厭我們不肯常來不知
道的那起小人還只當我們眼裡無人是的劉姥〻忙念佛道我

們家道艱難走不起來了這裡沒得給姑奶〻打嘴就是管家爺們看着也不像鳳姐笑道這話說得叫人惡心不過藉賴着祖父虛名作個官兒罷了誰家有什麼不過是舊日空架子俗語說的好朝廷還有三門子窮親戚呢何況你我說着又問周瑞家的回了太〻沒有周瑞家的道如今等奶〻的示下鳳姐道你去瞧〻要是有人有事就罷得閑呢就回看怎麼說周瑞家的答應着去了這裡鳳姐叫人抓些菓子與板兒吃剛問些閑話時就有家內許多媳婦管事的來回話平兒回了鳳姐鳳姐道我這裡陪客呢晚上再來回若有狠要緊的事你就帶進來現辦平兒出去一會

進來說道我都問了無甚麽要緊事我就叫他們散了鳳姐点頭只見周瑞家的回來向鳳姐道太〻說了今日不得閑二奶〻陪着便是一樣多謝費心想着白來曠〻呢就罷若有什麽說的只管告訴二奶〻都是一樣劉姥〻道也没甚說的不過是來瞧〻姑太〻姑奶〻也是親戚們的情分周瑞家的道没有甚說的便罷若有話只管回二奶〻和太〻一樣的一面說一面遞眼色與劉姥〻〻〻會意未語臉先飛紅欲待不說今日所為何來只得忍恥說道論理今日初見姑奶〻不該說的只是大遠的奔了你老這里來也少不得說了剛說道這里只听二門上小子們回

說東府小大爺進來了鳳姐忙止劉姥〻不必說了一面問你蓉大爺在那裡呢只听一片靴子脚响進來了一個十七八歲少年的面目清秀身材夭嬌輕裘寶帶美服華冠劉姥〻此時坐不是立不是藏也不是鳳姐道你只管坐着這是我姪兒劉姥〻方扭〻捏〻炕沿上坐了賈蓉道我父親打發我來求嬸子說上回老舅太〻給嬸子的那架炕屏明日請一個要緊的客借了擺一擺就送過來鳳姐道說遲了一日昨日我就給了人了賈蓉嘻〻的咲就在炕沿下半跪道嬸子若不借給又說我不會說話了又挨一頓好打呢嬸子只當可憐姪兒罷鳳姐咲道也没見你們王家

的東西都是好的不成你們那裡放着那些好東西只是看不見總是我的才好賈蓉咲道那裡如這箇好呢鳳姐道磞了一点兒你可仔細你的皮因命平兒拿了楼房鑰匙叫几個妥當人來抬去賈蓉眉開眼咲的說我親自帶了人拿去别叫他們乱磞便出去了這裡鳳姐忽又想起一事來便向窓外叫道蓉哥回來几個人接聲說蓉大爺快回來賈蓉忙轉來垂手侍立听候鳳姐指示那鳳姐只管慢〻的吃茶出了半日的神又咲道罷了你且去罷晚飯後你來再說罷這會子有人我也没精神了賈蓉應了方慢慢的退去這裡劉姥〻心中方安又說道今日我帶了你侄兒來

也不為別的只因他老子娘在家裡連吃的都沒有如今天又冷了越想越沒個派頭兒只得帶了你姪兒奔你老來說着又推板兒道你那爹在家怎麽教你來打發咱們作煞事來只顧吃菓子咧鳳姐早已明白了听他不會說話便咲道不必說了我知道了因問周瑞家的道這姥〻不知可用早飯沒有呢劉姥〻忙道一早忙徃這裡赶呢那裡還有吃飯的工夫咧鳳姐命快傳飯來不多時周瑞家的傳了一桌客飯來擺在東邊屋裡過來帶了劉姥〻和板兒過去吃飯鳳姐道周姐〻好生讓着些兒我不能陪了又叫過周瑞家的去問他纔回了太〻說了些什麽周瑞家的道

太〻說他們原不是一家子不過同是一姓當年又與老太爺在一處做官偶然聯宗這几年來也不大走動當時他們來走一遭却也没空了他們今兒來了瞧〻我們是他的好意思也不可簡慢了他便有什麽說的叫奶〻裁度着就是了鳳姐听了說道我說呢既是一家子我如何連影兒也不知道說話時劉姥〻已吃畢了飯拉了板兒過來甜嘴蜜舌的道謝鳳姐笑道且請坐听我告訴你老人家方纔的意思我已知道了若論親戚之間原該不待上門來就有些照應才是但如今家裡雜事太多太〻漸〻的上了年紀一時想不到也是有的况且我近來接着管些事都不

大知道這些親戚們二則外頭看着這里雖是烈烈轟轟的殊不知大有大的艱難去處說與人也未必信今兒你既大遠的來了又是頭一次見我張口怎好叫你空回去呢可將昨日太太給我的了頭們作衣裳的二十兩銀子我還没動呢不嫌少就暫且先拿了去罷那劉姥姥先听告艱難只當是没有信兒心裡突突的跳後來听見給他二十兩銀子喜得又渾身發癢起來說道噯我也是知道艱難的但俗語說瘦死的駱駝比馬大憑他怎樣你老扳根寒毛比我們的腰還粗呢周瑞家的見他說得粗鄙只管使眼色止他鳳姐听了咲而不睬只命平兒把昨日那包銀子拿來

再拿一串錢來都送至劉姥〻面前鳳姐說道這是二十两銀子暫且給這孩子作件冬衣罷若不拿着可真是怪我了這錢顧車坐罷改日無事只管來曠〻方是親戚們意思天也晚了也不虛留你們了到家裡該問好的問个好兒罷一面說一面就站起身子來劉姥〻只管千恩萬謝的拿了銀錢隨周瑞家的出至外廂周瑞家的道我的娘你見了他怎麼倒不會說話了開口就是你姪兒我說句不怕你惱的話就是親姪兒也要說和軟些那蓉大爺才是他正經姪兒呢他怎麼又跑出這麼个姪兒來了劉姥〻咲道我的嫂子我見了他我心裡愛還愛不過來呢那裡還說得

上話來了二人說着又至周瑞家坐了片時劉姥〻便要留下一塊銀子與周瑞家女兒買菓子吃周瑞家的如何放在眼裡執意不肯劉姥〻感謝不盡仍從後門去了下回分解正是

得意濃時易接濟　受恩深處勝親朋

紅樓夢第七回

尤氏女獨請王熙鳳

賈寶玉初會秦鯨卿

話說周瑞家的送了劉姥〻去後便上來回王夫人的話王夫人不在上房問丫環們方知往薛姨媽那邊閑話去了便從東角門出至東院來剛至院門只見王夫人的丫環金釧兒和一個纔留頭小女孩兒站在台堦上頑呢見周瑞家的來了便知有話回因向內努嘴兒周瑞家的輕〻掀開簾子進去只見王夫人和薛姨媽長篇大論的說些家務話周瑞家的不敢驚動遂進裡間來只

見寶釵穿着家常衣服頭上只帶着一枝簪兒坐在炕上前面放着張小炕几在上同丫環鶯兒正描花樣子呢見他進來纔放下筆轉過身來滿臉堆咲讓周姐〻坐着周瑞家的忙陪咲問姑娘安一面炕沿邊坐了因說這有兩三天也沒見姑娘到那邊曠〻去只怕是你寶玉兄弟冲撞了不成寶釵咲道那裡的話只因我那種病又發了所以且靜養兩日周瑞家的道正是呢姑娘到底有什麼病根兒也該趁早兒請個大夫來好生開個方兒認真吃几劑葯一事兒除了根纔是小〻的年紀到坐下个病根兒也不是頑的寶釵咲道再不要提起吃藥為這病請大夫吃藥也不知

白花了多少銀子錢呢憑你什麼名醫仙藥從無見一点兒效後來還虧了一個癩和尚說専治無名之症因請他看了他說我這是從胎裡帶下來的一股熱毒幸而先天壯還不相干若吃別的丸葯是不中用的他就說了一个海上方又給了一包末葯作引異香異氣不知是那裡弄來的他說發了時吃一丸就好到也奇怪這到效驗些周瑞家的道不知是个什麼方兒姑娘說了我們也記着說與人知道倘遇見這樣病也是行好的事寶釵咲道這方兒真〻把人瑣碎死了東西葯料一槩都現成易得的只難得可巧二字要春天開的白牡丹花蕊十二两夏天開的白荷花蕊

十二兩秋天開的白芙蓉花蕊十二兩冬天開的白梅花蕊十二兩將這四樣花蕊于次年春分這日晒干和在末葯一處一齊研好又要雨水這日的雨水十二錢周瑞家的忙道噯呀這樣說來這就得三年工夫倘或雨水這日竟不下雨可又怎麽處呢寶釵咲道所以說那有這樣可巧的有雨水没雨水也只好再等着罷了還要白露這日的露水十二錢霜降這日的霜十二錢小雪這日的雪十二錢把這四樣水調匀和了丸藥再加上十二錢洋蜂蜜白糖丸了龍眼大丸子盛在舊磁罈内埋在花根底下若發了病時拿去來吃一丸用十二分黄柏煎湯送下周瑞家的咲道阿

彌陀佛真巧死了等十年都未必這樣巧呢寶釵道竟好自他說了去後一二年間都得了好容易配成一料如今從南帶至北現今埋在梨花樹下周瑞家的道這葯可有名字没有呢寶釵道有這也是那癩和尚說下的叫作冷香丸周瑞家的听了点頭又問這病發了時到底是怎樣寶釵道也不覺怎麽只不過喘嗽些吃一丸葯也就罷了還要說話時忽听王夫人問誰在裡頭說話周瑞家的忙出去答應了趂便回了劉姥〻之事略待片時見王夫人無話方欲退出薛姨媽道你且站住我有一宗東西帶了去罷說着便叫香菱簾櫳响處見方才和金釧兒頑的那小女孩子進

來了薛姨媽叫把那匣子裡的花兒拏來香菱捧過个小錦匣來薛姨媽道這是宮裡所作的新樣花兒堆紗的十二枝昨兒我想起來白放着可惜舊了何不給他們姐兒們戴去昨兒要送去偏又忘了你今來的巧就帶了去罷你家三位姑娘每人兩枝下剩六枝送林姑娘兩枝那四枝給了鳳姐罷王夫人道留着給寶了頭戴又想着他們薛姨媽道姨媽不知道寶了頭古怪呢從來不愛這些花兒粉兒的周瑞家的拿着匣子走出房門見金釧仍在那裡晒日陽兒呢因問他那香菱小了頭子可就是臨上京來買的為他打人命官司的那了頭金釧道可不就是他說着香菱咲

嘻〻的走來周瑞家的便拉了他的手細〻的看了一回向金釧咲道到好模樣兒竟有些像咱東府裡的蓉大奶〻的品格金釧兒道我也是這麼說呢周瑞家的問他几歲上到這裡的又問他父母今在何處今年你十几歲了貴處是那裡人香菱都搖頭說不記得了周瑞家的和金釧兒听了倒反為嘆息傷感了一回周瑞家的携了花匣至王夫人正房後來原因賈母說孫女兒們太多了一處擠着到不便宜只留黛玉寶玉二人在這邊解悶將迎探惜三人移到王夫人這邊屋後三間小抱廈內居住令李紈陪伴照看周瑞家的故順路先往這邊來只見几個小丫頭子都在

抱厦内听呼唤默坐迎春的丫環司棋與探春的丫環侍書正掀簾子出來手裡都捧着茶盤茶盃周瑞家的便知他姊妹在一處坐着遂進來見迎春探春二人正在窓下下棋周瑞家的將花送上說明原故二人忙住了碁欠身道謝命丫環們収了周瑞家的問四姑娘不在屋里只怕在老太〻那邊呢丫環說那屋裡不是周瑞家的听了便往這邊屋裡來只見惜春正同水月庵的小姑子智能兒一處頑耍看見周瑞家的便問何事周瑞家的將花兒匣打開說明原故惜春咲道我這里正合小姑子兒說我明兒也剃了頭同他作姑子去呢偏又送了花兒來若剃了頭可把這花

戴在那里呢大家咲了一回命入畫來収了花兒周瑞家的問智能兒你是什麼時候來的你師傅那禿驢往那裡去了智能兒道我們一早就來了我師傅見太〻就往于老爺府里去了叫我在這里等他呢周瑞家的道十五的月例香燈銀子可得了沒有智能兒搖頭說不知道惜春便問如今各廟裡香燈月例銀子是誰管着周瑞家的道余信管着惜春听了咲道這就是了他師傅一來了余信家的就赶上來合他師傅咕唧了半日想是就為這事了周瑞家的又和智能兒勞叨了一回便往鳳姐處來穿夾道從李紈後窓下過去越西花墻出西角門進入鳳姐院中走至堂屋

見丫環豊兒坐在鳳姐房門檻上見周瑞家的來了連忙擺手叫他往東房裡去周瑞家的會意慌的躡手躡脚的往東邊房里來只見奶子正拍着大姐睡覺呢周瑞家的悄問姐兒睡中覺呢也該請醒了奶子摇頭兒只听那邊一陣咲聲却有賈璉聲音接着房門响處平兒拿着大銅盆出來叫豊兒舀水進去平兒便到這邊來了一見了周瑞家的便問你老人家又跑了來作什麽周瑞家的忙起身拿這匣子與他說了送花一事平兒听了便打開匣子拿了四枝轉身去了半刻工夫手裡又拿出兩枝來先叫彩明來吩咐道送到那邊府里給小蓉大奶〻戴去次後方命周瑞家

的回去道謝周瑞家的這才往賈母這邊來過了穿堂頂頭撞見他女孩兒打扮着纔從婆家來周瑞家的忙問你這會子跑來作什麼他女兒咲道媽一向身上好我來家裡等了這半日媽也不出來什麼事情忙的這樣我等煩了自己先到了老太〻跟前請了安了這會子請太〻的安去媽還有什麼不了的差事手裡拿的是什麼周瑞家的咲道噯今兒偏〻來了個劉姥〻我自己多事為他跑了半日這會子又被姨太〻看見了教送這几枝兒花與姑娘奶〻們還沒送清白呢你來一定有什麼事情他女兒道你老人家到會猜寔對你老人家說罷你女婿前兒因多吃了兩

盃酒和人分争不知怎的被人放了一把邪火説他來歷不明告
到衙門裡要遞解回鄉所以我來和你老人家商議〻〻這个情
分可以求那个了的了事周瑞家的道我就知道的這有什麽大
不了的你且家中去等我一等我送了林姑娘的花兒去就回來
此時太〻二奶〻都不得閑這没有什麽忙的他女兒説媽好歹
快來周瑞家的道是了小人兒家没經過什麽事就急的這樣了
説着走到黛玉房中來黛玉不在房中却在寶玉那里大家解九
連環頑呢周瑞家的進來咲道姑娘姨太〻着我送花兒來與姑
娘戴寶玉道什麽花拿來給我看〻伸手接來開匣看時原來是

宮製堆紗新巧的花黛玉只就寶玉手中看了一看便問道還是单送我一個人還是別的姑娘們都有周瑞家的道各位姑娘都有了這兩枝是姑娘的黛玉冷笑道我就知道別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給我周瑞家的听了一聲兒不敢言語寶玉問周姐〻你作什麼那里去了周瑞家的說太〻在那里因回話去了姨太〻就順便叫我帶來了寶玉道寶姐〻在家作什麼呢怎麼這几日也不過來周瑞家的道身上不大好呢寶玉听了和衆丫環們說誰去瞧〻就說我和林姑娘打發來請姨娘姐〻安姐〻是什麼病吃什麼藥論理我該親自來看〻只說纔從學裡來也着些涼異

日再親來看罷茜雲答應着去了周瑞家的自去無話這周瑞家的女婿便是賈雨村的好友冷子興近因賣古董和人打官司故遣女人來尋情分周瑞家的仗着主子的勢力把這些事兒不放在心上晚上只求〻鳳姐便完了掌燈時分鳳姐已卸了粧來見王夫人回說今兒甄家送了來的東西我已收了咱們送他的赶着他家有進鮮的船回去一併都交給他們帶了去了王夫人點頭鳳姐又道臨安伯的老太〻生日已經打点了派誰送去王夫人道你瞧閑着不管打發那四個女人去就完了又來當什麼正經事來問我鳳姐又咲道今日珍大嫂子來請我明日過去曠〻

明日到没甚麼事王夫人道没事有事都害不着什麼每常他來請有我們呢自然不便宜他既不請我們單請你可知是他誠心叫你散淡〻〻别辜負了他的心便有事也該過去纔是鳳姐答應了當下李紈與衆姊妹們亦各定省畢歸房無話次日鳳姐梳洗了先回王夫人畢方來辭賈母寶玉听了也要瞧去鳳姐立等着他換了衣裳姐兒兩個坐了車進入寧國府早有賈珍之妻尤氏賈蓉之妻秦氏婆媳兩出來引了多少姬妾丫環媳婦等接出儀門尤氏一見了鳳姐必先嘲咲一陣一手攜了寶玉同入上房歸坐秦氏献茶畢鳳姐道你們請我作什麼有什麼東西來孝敬

就獻上來我還有事呢尤氏秦氏未及答話地下几個姬妾先就咲說二奶〻今兒不來就罷既來了就依不得二奶〻了賈蓉進來請安寶玉問大哥〻不在家麽尤氏道出城請老爺安去了又向寶玉道可是你怪悶的坐在這里作什麽何不去矌〻秦氏道今兒巧上回寶叔立刻要見〻我兄弟他今也在這裡想在書房里呢寶叔何不去瞧〻寶玉听了即便下炕要走尤氏鳳姐都忙說好生着忙什麽一面吩咐人小心跟着別委曲着他到不比跟了老太〻來鳳姐道既這麽何不請進這小舅爺來我也瞧〻難道我見不得他不成尤氏道可以不必見他比不得咱們家的孩

子們湖打海摔的慣了人家孩子都是斯々文々的乍見你這般破落戶還被人咲話死了呢鳳姐咲道普天下人我不咲話就罷了到叫這小孩子咲話我不成賈蓉咲道不是這話他生的腼腆没見過大陣仗兒嬸子見了没得生氣鳳姐啐道他是哪吒我也要見一見別放你娘的屁了再不帶去看給你一頓好嘴把賈蓉咲嘻々的出去果然帶進一個小後生來較寶玉略瘦巧些清眉秀目粉面朱唇身材俊俏舉止風流似在寶玉之上只是怯々含羞有女兒之態含糊向鳳姐作揖問好喜得鳳姐先推寶玉咲道比下去了便探身一把携了這孩子的手就命他身傍坐了慢々

的問他年紀讀書等事方知他學名秦鐘早有鳳姐的了環媳婦們見鳳姐初會秦鐘並未備得表禮來忙過那邊去告訴平兒平兒知道鳳姐與秦氏厚密雖是小後生家亦不可太儉遂自作主意拿了一疋尺頭兩个狀元及第小金錁子交付來人送過去鳳姐尚說道太簡慢了秦氏等謝過一時吃畢飯尤氏鳳姐秦氏等抹骨牌寶玉秦鐘二人隨便起坐說話那寶玉一見秦鐘人品心中便如有所失心中又起了獃意想到天下竟有這樣的人物我竟成了泥母猪了可恨我為什麽生在這侯門公府之中若也生在寒儉之家早得與他接交了若說如此是比他尊貴可知錦繡

紗羅也不過裹了我這根死木美酒羊羔只不過填了我這糞窟富貴二字不料遭我塗毒了秦鐘自見了寶玉形容出衆舉止不浮更兼金冠繡服姣婢侈童心中亦想道果然這寶玉怨不得人心溺愛他可恨我生于寒素不能與他耳鬢廝摩可知貧富二字限人亦世間大不快事忽寶玉問他讀什麼書秦鐘以寔答之二人十來句話後越覺親密起來一時擺上茶來寶玉便說我們兩人又不吃酒把菓子擺在裡間小炕上我們那裡去省得鬧你們秦氏張羅一面與鳳姐擺酒一面忙進來囑寶玉道寶叔你姪兒倘或言語不防頭你千萬看我不要理他他雖腼腆却性子左強

不大隨和些是有的寶玉咲道你去罷我知道了秦氏又囑了他兄弟兩句方去陪鳳姐一時尤氏鳳姐打發人來問寶玉要吃什麽東西外間只管要去寶玉只答應着也無心在飲食上只問秦鐘近日家務等事秦鐘回說業師于去年病故家父又年紀老邁殘疾在身公務冗繁因此尚未議及延師一事目下不過在家温習舊課而已再讀書一事必須有一二知己為伴時常大家討論才能進益寶玉不待說完便答道正是呢我們家恰有个家塾合族中有不能延師的便可入塾讀書子弟們中亦有親戚在内可以附入讀書我因業師上年回家去了也荒廢着家父之言亦欲

暫送我去且溫習舊書待明年業師來再各自在家讀書亦可家
祖母因說學裡子弟太多生恐大家淘氣二則因我病了几天遂
暫且躭擱着如此說來尊翁也如今為此事懸心今日回去禀明
何不就往我們敝塾中來我也相伴彼此有益豈不是好秦鐘道
家父前日也曾提起這裡的義學到好原要來和這裡的親翁商
議引進因這裡事忙不便為這点小事來聒煩寶叔若度小姪可
以磨墨滌硯何不速速作成又彼此不致荒廢又可以常相談聚
又可以慰父母之心又可以得朋友之樂寶玉道放心咱們回來
先告訴你姐夫姐姐和璉二嫂子你今日回家就禀明令尊我回

去再稟明家祖母再無不速成的二人計議那天已是掌燈時候了出來又看他們頑了一回牌筭賬時又是尤氏婆媳輸了戲酒的東道言定後日吃晚飯畢因天黑了尤氏說先派兩個小子送了秦相公家去媳婦們傳了出去半日秦鐘告辭起身尤氏問派了誰送去媳婦說外頭派了焦大誰知焦大醉了又罵呢尤氏秦氏都說道偏又派他作什麽放着這些小子們那一個派不的偏要惹他去鳳姐道我成日家說你太軟弱縱的家人這樣還了得呢尤氏嘆道難道你不知這焦大連老爺都不理他的你大哥〻也不理他只因他從小兒跟着太爺出過三四回兵從死堆裡把

太爺背出來得了命自己挨着餓偷了東西給主子吃兩日沒得水得了半碗水給主子喝他自己喝馬尿不過仗着這些功勞情分有祖宗時都另眼相待如今誰肯難為他去自己又不顧體面又老了一味的喝酒醉了無人不罵我常說給管事的不要派他差事權當一丁死的就完了今兒又派了他鳳姐道我何嘗不知道這焦大到底是你們沒主意有這樣的何不打發他遠〻庄子上去就完了說着因問我們的車子可齊了衆人應道伺候齊了鳳姐起身告辭和寶玉攜手同行尤氏等送在大廳燈燭輝煌衆小子都在台堦下侍立那焦大恃着賈珍不在家即在家亦不好

怎樣更可以恣意洒落〻〻因起着酒興先罵大總管賴大說不公道欺軟怕硬有了好差事就派別人像這樣黑更半夜送人的事就派着我了沒良心的王八羔子瞎充管家你也不想一想焦大太爺蹺起一隻腳來比你的頭還高呢二十年頭裡你焦大太爺眼裡有誰別說你們這一起王八羔子雜種正罵的興頭上賈蓉送鳳姐的車出來衆人喝他不听賈蓉便忍不住便罵了他兩句使人綑起來等待明日酒醒了問他還尋死不尋死了那焦大那裡把賈蓉放在眼裡又大叫起來赶着賈蓉叫蓉哥兒你別在焦大跟前使主子性兒別說你這樣兒的就是你爺〻你爹〻也

不敢和焦大挺腰子呢 不是焦大一個人你們作官兒享榮華受富貴你祖宗九死一生掙下這樣家私到如今不報我的恩反和我充起主子來了不和我說還罷了如再說別的咱們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鳳姐在車上說與賈蓉以後還不早打發了這沒王法的東西留在這裡豈不是禍害倘或親友知道了咲話咱們這樣人家連个規矩王法都沒有賈蓉答應是衆小子見他太撒野不堪了只得上來几個揪番綑倒拖往馬圈裡去焦大亦發連賈珍都說出來了乱嚷乱叫我要往詞堂裡哭太爺去那裡承望到如今生下這樣畜生來每日家偷狗偷鷄爬灰的爬灰養小叔

子的眷小叔子我什麽不知道咱們肐膊折了在袖子裡藏衆小子見他說出這些没天理的話來唬的魂飛魄散也不顧别的了便把他細起來用土和馬糞滿々的填了他一嘴鳳姐和賈蓉也都遠々的聞得便都粧听不見寶玉在車上見這般醉鬧到也有趣因向鳳姐道姐々你听他說爬灰的爬灰什麽是爬灰鳳姐立目嗔眉斷喝道少胡說那是醉漢嘴裡混唚你是什麽樣人不說不听見呢到還細問等我回去回了太々看搥你不搥你唬的寶玉連忙央告道好姐々我不敢了鳳姐道這才是呢等回去咱們回了太々打發你學裡念書去是正經下回分解正是

不因俊俏難為友
正為風流願讀書

紅樓夢

文之丑

紅樓夢第八回

攔酒興奶母討厭

擲茶盃公子生嗔

話說鳳姐和寶玉回家寶玉先回明賈母秦鐘要上家塾之事自己也有個伴讀的朋友正好發憤又着寔稱讚秦鐘的人品行事最使人憐愛鳳姐又在傍帮着說過日他還來拜見老祖宗呢說得賈母歡喜起來鳳姐趂勢請賈母後日過去看戲賈母雖年高却極高興至後日尤氏來請遂携了王夫人黛玉寶玉等過去看戲至晌午賈母便回來歇息了王夫人本是好清凈的見賈母回

來也就回來了然後鳳姐坐了首席盡歡至晚寶玉因送賈母回來待賈母歇了中覺意欲還去看戲取樂又恐攪得秦氏等不便因想得近日寶釵在家養病未去親候意欲望他一望若從上房後角門過去又恐遇見他父親寕可遶遠路罷了當下衆嫫〻了環伺候他換衣裳見他不換乃出二門去了只得跟隨出來只當他去那府中看戲誰知到了穿堂便向東向北繞過廳後而去項頭遇見了門下請客相公詹光單聘仁走來一見了寶玉便都咲着赶上來一把抱住腰一個携着手齊道我的菩薩哥兒我說作了好夢呢好容易遇見你請了安又問好勞叨半日方纔走開老

媄〻叫住問道你二位是在老爺跟前來的不是二人点頭道在夢坡軒小書房裡歇中覺呢不妨事的寶玉听着咲了于是轉湾向北奔梨香院來可巧銀庫房總領呉新登與倉上頭目戴良還有几個管事的從賬房出來一見了寶玉赶過來一齊垂手侍立獨有一個買辦名喚錢華的因多日未見寶玉忙上來打千兒請安寶玉携他起來衆人都咲說前兒在一處看見二爺寫得斗方兒字法越發好多了早晚賞我們几張貼〻寶玉咲道在那里看見了衆人道好几處都有都稱讚的了不得還有人和我們尋呢寶玉咲道不值什麼你們說給我的小么兒們就是了一面說一

面前走衆人待他過去方各自散了寶玉來在梨香院中先入薛姨媽房中正打点針線與了頭們呢寶玉忙請了安薛姨媽一把拉了他懐内咲道這麼冷天我的兒難為你想着來快上炕來坐着罷命人到滚〻的茶來寶玉問哥〻不在家嗎薛姨媽道他是没籠頭的馬天〻曠不了那里肯在家一日寶玉道姐〻可大安了薛姨媽道可是呢你前兒又想着打發人來瞧他〻在裡間呢你進去瞧他去裡間比這屋里暖和那里坐着等我収什〻〻就進去和你説話兒寶玉忙下了炕來至裡間門前吊着半舊的紅紬軟簾掀簾進去見寶釵坐在炕上作針線頭上綰着漆黒油光

的鬢兒穿着米色褐子綿襖玫瑰紫二色金眼鼠坎肩襯葱黃綾裙一色半新不舊看來不覺奢華唇不点而紅眉不畫而翠臉若銀盆眼如水杏罕言寡語人謂藏愚安分隨時自云守拙寶玉一面看一面問姐〻可大愈了寶釵抬頭見寶玉進來連忙起身含笑答道已經大好了多謝記星着說着讓他在炕沿上坐了忙命鶯兒斟茶來一面又問老太〻姨媽安姊妹們都好看寶玉頭上戴着纍絲嵌寶紫金冠額上勒着二龍搶珠金抹額身穿秋香色坐蟒白狐腋箭袖袍腰繫五色蝴蝶赤金絛項上掛着長命鎖記名符另外有那落草時啣下來的寶玉〻寶釵因笑道成日家說你

這玉究竟未曾細〻的賞鑑〻〻我今兒到要瞧〻說着便挪近前來寶玉亦湊上去從項上摘下來遞與寶釵手內寶釵托在掌上只見大如雀卵燦若朝霞瑩潤如酥五色花紋纏護着就是大荒山中青埂峯下的那塊補天剩石的幻像後人有詩嘲曰

女媧煉石已荒唐又向荒唐演大荒失去幽靈真境界幻來權就假皮囊那知運敗金無彩堪嘆時乖玉不光白骨如山忘姓氏無非公子與紅粧

那頑石亦曾記下他這幻像並癩僧所鐫的篆文今亦按圖畫于後但其真體最小纔能從小兒口內啣下來今按其形式繪于後

正面　通靈寶玉　莫失莫忘　仙壽恒昌

反面　一除邪祟　二療冤疾　三知禍福

寶釵看畢又從新翻過正面來看口內念到莫失莫忘仙壽恒昌念了兩遍回頭又向鶯兒咲道你不去倒茶在這里發獃作什麽鶯兒咲道我听這兩句話到像和姑娘項圈上的話是一樣兒寶玉听了忙咲說道原來姐〻那項圈上也有八箇字我也賞鑒賞鑑寶釵道別信他的話没有什麽字寶玉咲央道姐〻你怎麽瞧我的呢寶釵被纏不過說也是人家給了兩句吉利話兒所以鏨在金上了叫天〻帶着不然沉甸〻的有什麽趣兒一面說一面

觧了排扣從裡大紅襖上將那珠寶晶瑩黃金燦爛的纓絡掏下來寶玉忙托了鎖細看一面有四個篆字共成兩句吉讖正面是不離不棄那面是芳齡永継寶玉看了也念兩遍又念〻自己的因咲說道姐〻這八箇字真與我的是一對兒鶯兒咲道是個癩和尚送的他說必須鏨在金器上寶釵不待說完便催他快去倒茶寶玉此時與寶釵就近只聞得一陣〻涼森〻甜絲〻的幽香竟不知從何處來的遂問姐〻薰得是什麼香我竟從未聞見過這味寶釵道我最怕薰香好〻的衣服薰的怪烟燎氣寶玉道既如此這是什麼香寶釵想了一想咲道是了是我早起吃的丸葯

的香氣未散呢寶玉道什麼丸葯這麼好聞好姐〻給我一丸嘗嘗寶釵咲道又混鬧了一个葯也是混吃的一語未了外邊人說林姑娘來了黛玉走進來一見了寶玉便咲道噯喲我來的不巧了寶玉忙起身讓坐寶釵因咲道這是怎麼說黛玉道早知他來我就不來了寶釵道我更不解這意黛玉咲道要來時一羣都來要不來一個也不來今兒他來了明兒我再來如此間錯開了豈不天〻有人來也不至于太冷落也不至于太熱鬧了姐〻如何不解這意思寶玉因見他外罩着大紅羽緞對衿褂子問下雪麼地下婆子答應下了這半日雪珠兒了寶玉道取了我的斗篷來

來不曾黛玉道是不是我來了他就訣去了寶玉道我多早晚說去了不過拿來預備着寶玉的奶娘李嬤〻回說道天又下雪也好早晚的了就在這里同姐〻妹〻一處頑〻罷姨媽那里擺茶菓子呢我叫丫頭去取了斗篷來說給小么兒們散了罷寶玉應允薛姨媽擺了几樣細巧茶菓與他們吃茶寶玉因誇前日在那府里珍大嫂子好鵝掌鴨信薛姨媽听了忙命把自己糟的取來與他嘗〻寶玉咲道這箇須得就酒吃纔好薛姨媽便命人取了上等的酒來李嬤〻便上來道姨太〻酒到罷了寶玉咲央道媽媽我吃一鍾李嬤〻道不中用當着老太〻太〻那怕吃一罈呢

想那日我眼錯不見一會子不知是那一個没調教的只圖討你的好兒不管别人死活給了你一口酒吃葬送了我挨了兩日的罵姨太〻不知道他的性子又可惡吃了酒更弄性有一日老太太高興了又儘着他吃什麽日子又不許他吃酒我何苦白陪在裡頭挨罵薛姨媽咲道老貨你只管放心吃你的酒去我也不許他吃多了便是老太〻問時有我呢一面命小環來讓你奶〻們去吃一盃搪〻雪氣李嬷〻只得和衆人且去吃酒這裡寶玉又說不必盪熱了我只管吃冷的薛姨媽忙道這可使不得吃了冷酒冩字手打戰兒寶釵咲道寶兄弟虧你每日家雜學傍搜的難

道不知道酒性最熱若熱吃下去發散的就快若冷吃下去便凝結在內以五臟去暖他豈不受害從此還不快别吃那冷的呢寶玉听這話說的有理便放下冷的命人盪來方飲黛玉嗑着瓜子只抿着嘴咲可巧小了頭雪雁走來與黛玉送小手爐黛玉含咲問他誰教你送來的難為他費心那裡就冷死了我雪雁道紫鵑姐〻怕姑娘冷使我送來的黛玉接來抱在懷中咲道也虧你到听他的話我平日和你說的全當耳傍風怎麼他說了你就依他比聖旨還尊些寶玉知是黛玉藉此發落他的也無回護之詞嘻嘻的咲兩陣罷了寶釵知黛玉是如此慣了的也不睬他薛姨媽

道你素日身子弱禁不得冷的他們記罣着你到不好黛玉咲道姨媽不知道幸虧是姨媽這裡倘或在别人家里人家豈不惱就看的人家連箇手爐也沒有巳〻的從家裡送箇來不說了頭們小心太過還只當我是素日這等狂慣了呢薛姨媽道你是個多心的人有這樣想我就沒這心說話時寶玉巳是三杯過去了李嫫〻又上來攔阻寶玉正在心甜意洽之時和寶釵們說〻咲〻的那肯不吃只得屈言央告好媽〻我再吃兩鐘就不吃了李嫫道你可仔細老爺今兒在家呢隄防問你的書寶玉一聞此話便心中大不自在慢〻放下酒盃垂了頭黛玉先忙的說别掃大

家的性舅：若叫你只説姨媽留着呢這個嫫：他吃了酒又拿我們來醒脾了一面悄推寶玉使他賭氣一面悄：咕噥説別理那老貨咱們只管樂咱們的李嫫：也素知黛玉的説道林姐兒你不要助着他了你到勸：他只怕他還听些黛玉冷笑道我為什麼助他也不犯着勸他你這嬷：太小心了往常老太：又給他酒吃如今在姨媽這裡就多吃一点兒料也不妨事你必要管他想是怕姨媽這裡慣了他李嫫：又是急又是笑説真：這林姐兒説出一句話來比刀子還尖你這箇筭什麼薛姨媽又説別怕別怕我的兒來了這裡没好東西給你吃別罷這点子東西唬

的存在心裡到叫我不安只管放心吃都有我呢索性吃了晚飯去便醉了就跟着我睡罷再盪熱酒來姨媽陪你吃兩杯可就吃飯罷寶玉方又鼓起興來李嫫〻因吩咐小丫頭子們在這裡小心着我家去換了衣服就來悄〻的回姨太〻別由着他性兒多給他吃說畢便去了這裡雖還有兩三個婆娘都是不關痛癢的見李嫫〻去了都各自尋方便去了只剩下兩個小丫頭子落得討寶玉的歡喜薛姨媽千哄萬哄的只容他又吃了几杯就忙叫収過了做了酸筍鷄皮湯來寶玉痛喝了兩碗湯吃了半碗碧粳粥薛林二女也吃完了飯釅〻的酙上茶來吃了薛姨媽放了心

了丫頭們吃完了飯進來伺候黛玉因問寶玉道你走不走寶玉也斜頭倦眼道你要走我和你一同走黛玉道咱們來了這一日也該回去了還不知那邊怎麽找咱們呢說着二人告辭了丫頭忙捧過斗篷來寶玉便把頭畧低一低命他戴上那丫頭便把這大紅猩〻毡斗篷一抖才往寶玉頭上一戴寶玉便說罷〻好蠢東西你也輕些兒難道沒見過別人戴過的讓我自己戴罷黛玉站在炕沿上道囉嗦什麽過來我瞧〻罷寶玉忙就進前來黛玉用手整理輕〻籠住束髮冠將笠沿拽在抹額之上那一顆核桃大的絳絨簪纓挑起顫巍〻露于笠外整理以畢端相了端相說

道好了披上斗篷罷寶玉听了方要了斗篷披上薛姨媽道跟你們的媽々都還沒來呢且畧等々不好寶玉道我們到去等他們有了頭們跟着也彀了薛姨媽不放心到底命兩個婦人送去二人道了擾一經回至賈母房中賈母尚未用晚飯知是薛姨媽處來更加歡喜因見寶玉吃了酒遂命他自回房中去歇息不許再出來了因命人好生看着忽想起跟寶玉的人來問李奶子怎麼不見衆人不敢直說家去只說纔進來的想是有事出去了寶玉跟蹌回顧道他比老太々還受用呢問他作什麼沒有他只怕我還多活兩天說着來至自己臥室只見筆墨在案晴雯先接出來

咲說好〻兒的叫我研了那些墨早起高興只寫了三箇字丢下筆就走了哄的我們等了一日快來給我寫完這些墨才罷呢寶玉忽然想起早起事來因咲道我寫得那三箇字在那里呢晴雯咲道這箇人可醉了你頭先過那府裡去就囑咐我貼在這門斗上這會子又這麽問我生怕別人貼壞了我親自爬高上梯的貼這會子還凍的手僵冷的呢寶玉咲道我忘了你的手冷我替你握着便攜了晴雯的手仰首看那斗方上的字黛玉進來寶玉咲道好妹〻你別撒謊你說這三箇字那一箇好黛玉看裡間門斗上貼了絳芸軒三箇字黛玉咲道箇〻都好怎麽寫得這麽好了

明兒也替我寫一箇匾寶玉咲道又哄我了又問襲人姐〻呢晴雯向裡間炕上努嘴兒只見襲人睡在那里寶玉道好太睡早了些今兒我在那府裡吃早飯有一碟豆腐皮的包子我想着你愛吃和珍大奶〻說我留着晚上吃叫人送過來的你可吃了晴雯道快別提一送了來我就知道是我的偏我纔吃了飯就擱在那裡後來李嬤〻來了看見說寶玉未必吃了拿來給我孫子吃罷他就叫人拿了家去了接着茜雪捧上茶來寶玉讓林妹〻吃茶衆人咲說林妹〻早走了還讓呢寶玉吃了半碗茶忽又想起早起的茶來問茜雪道早起斟了一碗楓露茶我說過那茶是三四

次後才出色的這會子怎麼又斟了這箇茶來茜雪道我原留着的那會子李奶〻來了他要嘗〻就給他吃了寶玉听了將手中茶杯順手往地下一擲嗆啷一聲打了个粉碎潑了茜雪一裙子茶跳起來問着茜雪道是你那門子的奶〻你們這麼孝敬他不過仗着我小時候吃過他几日奶罷了如今逞的他比祖宗還大了如今我又不吃奶了白〻的養活祖宗作什麼攆了出去大家乾淨說着便要立刻回賈母原來襲人寔未睡着不過故意粧睡引寶玉來謳他頑耍先听他說包子等事還可以不必起來後來摔了茶盅動了氣連忙起來解釋勸阻早有賈母遣人來問是怎

麼了襲人忙道我才倒茶被雪滑到了失手砸了茶鍾一面又安慰寶玉道你立意要攆他也好我們也都願意出去不如趁勢兒連我們一齊攆了你也不愁没有好的來伏侍寶玉听了這話方無了言語被襲人等扶至炕上脫了衣服不知口中還説些什麽只覺口齒綿纏眉眼餳澁忙伏侍他睡下襲人伸手從他項下摘了那通靈寶玉來用自己手帕包好塞在褥下次日帶便冰不着脖子了寶玉就枕即睡着了彼時李奶〃等已進來了听見醉了不敢上前再加觸犯悄〃的打听睡了方放心散去次日醒來就有那邊小蓉大爺帶了秦相公來拜寶玉忙出去接領進來見賈

母賈母見秦鐘形容標緻舉止溫柔堪陪寶玉讀書心中甚喜便留茶飯又命人帶去見王夫人等眾人素愛秦氏今見了秦鐘是這般的人品也都歡喜臨去時都有表禮賈母又與了一箇荷包並一箇金魁星取文星和會之意又囑咐他道你家住的遠或一時寒熱飢飽不便只管住在我這裡不必限定了只和你寶叔在一處別跟着那起不長進的學秦鐘答應了回去禀知他父親這秦業現任營繕司郎中年近七十早從當年無兒女便向養身堂抱了一兒一女誰知兒子又死了只剩下女兒小名可卿長大時生的形容嫋娜性格風流因素日與賈家有些瓜葛故許與賈蓉

為妻至五旬之上生了秦鐘去歲業師亡故未暇延師正要和親家商議送往他家塾中去可巧遇見了寶玉這箇机會知他家塾中司塾的賈代儒乃當今的老儒秦鐘此去學業料必進益因此甚喜只是宦囊羞澁那賈家上：下：都是一雙富貴眼睛容易拿不出手東挪西湊封了二十四两贄見禮親自帶了秦鐘來代儒家拜見了然後打听寶玉上學之日好一同入塾下回分解正是

早知日後閑生氣　豈肯今朝錯讀書

紅樓夢第九回

戀風流情友入家塾
起嫌疑頑童鬧學堂

話說秦業父子等候賈家的人來送上學擇日之信原來寶玉急于要和秦鐘相與却顧不得別的遂擇了後日一定上學後日一早請秦相公到我這裡會齊了一同前去至是日一早寶玉起身時襲人早已把書筆文物包好收拾的停〻當〻的坐在炕沿上發悶見寶玉醒來只得伏侍他梳洗寶玉見他悶〻的笑問道好姐〻你怎麽又不自在了難道怕我上學去了你們冷清了不成

襲人笑道這是那裡的話讀書是極好的事不然就潦倒一輩子終久是怎麼着呢但只一件只是念書的時節想着書不念時節想着家些別和他們一處頑鬧碰見老爺不是頑的雖說是忿志要強那工課寧可少些一則貪多嚼不爛二則身子也要保重這就是我的意思你可要體量說一句寶玉應一句襲人又道大毛衣服我也包好了交出去給小子們了學裡冷好歹想着添換比不得家裡有人照顧手爐腳爐的炭也交出去了你可叫他們添那一起懶賊你不說他們樂得不動白凍壞了你寶玉道你放心出外頭去我自己都會調停你們可也別悶死在這屋裡長和林

妹〻去一處頑笑纔好穿戴齊備襲人催他去見賈母賈政王夫人寶玉且又囑咐了晴雯麝月等几句方來見賈母王夫夫又出來書房中見賈政偏生這日賈政回家的早正與清客們閑談見寶玉進來請安說上學去賈政冷笑道你再提上學兩字我也羞死了依我的話你竟頑你的去是正經仔細站贜了我這地靠贜了我這門衆相公都起身笑道老翁何必又如此今日世兄一去三二年即可顯身成名了断不似往日仍作小兒之態的天也將飯食時了世兄竟快請罷說着便有二個年老的攜了寶玉出去賈政問跟寶玉的是誰外面答應了兩聲早進了三四個大漢打

千請安賈政看見寶玉奶母之子李貴因問他你們成日家跟他上學他到底念了些什麼書到念了些流言混話在肚子裡學了些精緻淘氣等我閑一閑兒揭了你的皮再和那不長進的筭賬唬的李貴雙膝跪下摘了帽子磞頭有聲連〻答應是又回說哥兒已念到詩經第三本什麼呦〻鹿鳴荷葉浮萍小的不敢撒謊說的滿堂鬨然大笑起來賈政也掌不住笑了因說那怕再念三十本詩經也都是掩耳偷鈴哄人而已你去請學裡太爺的安就說我說了什麼詩經古文一槩不用虛應故事只是先把四書一齊講明背熟是要緊的李貴忙答應是見賈政無語方退了出去

此時寶玉站在院外屏聲靜候待他們出來便忙々走了李貴等便一面撣衣服說哥兒可听見了不曾先要揭我們的皮呢人家奴才跟主子賺些體面我們這些奴才白陪着挨打受罵的從此已後也可憐些兒纔好寶玉道好哥々你別委屈我明兒請你李貴道好祖宗誰吽你請你只听些話兒就是了說着又至賈母處秦鐘已早起等候多時了賈母正和他說話兒呢于是二人同辭了賈母寶玉忽想起來辭黛玉彼時黛玉纔在窓下對鏡理粧听寶玉說上學去因笑道好這一去可是要蟾宮折桂了我不能送你了寶玉道好妹々等我下了學再吃晚飯胭脂膏子也等我回

來再製勞叨了半日方去了黛玉忙又叫住說道怎麼你不去辭辭你寶姐〻去寶玉笑而不答就去了原來這賈家義學離此也不甚遠本係始祖所立恐族中人有貧窮不能延師者即入學肄業凡族中有官爵之人皆按俸之多寡帮助學中之費公舉年高有德之人為塾長耑為訓課子弟寶秦二人都互相拜過讀起書來自此二人同來同往同起同坐愈加親密又兼賈母愛惜也時常留下秦鐘住上三天五夜合自家的重孫一般疼〻愛因見秦鐘家中不甚寬裕又助些衣履等物不上一月秦鐘在荣府便慣熟了寶玉本是個不安分守理的人一味的隨心所欲因此又發了

癖性又向秦鐘說道咱們兩個人一樣年紀況又同窓以後不必論叔姪只論弟兄朋友就是了先是秦鐘不肯當不的寶玉不從只叫他兄弟呼他的表字鯨卿他也只得混着乱叫起來這學中雖都是本族人口與些親戚的子弟俗語說的好一龍生九種種種各別未免人多了就龍蛇混雜有下流人物在內自寶秦二人來了都生的花朵一般的模樣又見秦鐘腼腆温柔未語先面紅怯ゝ羞ゝ有女兒之態寶玉又是天生成慣能作小服低賠身下氣性情體貼話語纏綿因此二人又這般親密也怨不得那些同窓人起了嫌疑之念背地裡你言我語詬誶謡諑布滿書房內外

薛蟠自來王夫人處住後便知有一家學之中廣有青年子弟便動了龍陽之興因此也假説上學來讀書不過三日打魚兩日晒網白送些束修禮物與賈代儒却不曾有一些進益只圖交結些契弟誰想這學内就有好几個小學生圖了薛蟠的銀子穿吃被他哄上手的更有兩個多情的小學生亦不知是那房的親眷亦未考其真名姓只因生得嫵媚風流滿學中送了他兩箇外號一號香怜一號玉愛雖都竊慕有將不利孺子之心只是都惧薛蟠威勢不敢沾惹寶秦二人見了他兩個也不免繾綣亦因係薛蟠的相交未敢輕舉妄動香玉二人也是一般留情四人心中雖有

情意只未發出每日四處各坐却八目勾留或設言托意或咏桑寓柳遥以心照外面目為避人眼目不意偏又有几個滑賊看出形景來都背地擠眼弄眉或咳嗽揚聲非止一日可巧這日代儒有事早已回家去了留下一句七言的對聯命學生們對將學中之事命賈瑞掌管妙在薛蟠如今不大來學中應卯因此秦鐘趂此和香怜擠眉弄眼使暗號二人假粧出恭走至後院說貼己話兒秦鐘問他家裡大人管着你交朋友不管一語未完只听背後咳嗽一聲二人唬的忙回顧時原來是金榮香怜本有些性急便羞惱相激問他道你咳嗽什麼難道不許我們說話不成金荣道

許你說話不許我咳嗽不成你們有話不明說許你這樣鬼〻崇崇的幹什麽故事我可也拿住了還賴什麽先得讓我抽箇頭兒偺們一聲不言語不然大家就憤起來二人急的臉飛紅的道你拿住什麽來金榮道我現拿住了是真的說着就拍手笑嚷道貼的好燒餅你們都不買一箇吃去二人又氣又急忙進來向賈瑞前告說金荣無故欺負我們兩個這賈瑞最是個圖便宜無行止的人每在學中以公報私勒索人請他後又附助着薛蟠圖些油水一任薛蟠橫行塡道他不但不去管約反助紂為虐討好兒那薛蟠本是浮萍心性近來又有了新朋友把香玉二人丟在一邊

就連金榮亦是當日好朋友自有了香玉二人見棄于他薛蟠近日連香玉亦已見棄故賈瑞也無了提携幫襯之人不說薛蟠得新棄舊只怨香玉二人在薛蟠前提攜因此賈瑞金榮一干人正在醋妒他兩個今見秦鐘香怜二人來告金榮賈瑞更不自在雖不敢呵叱秦鐘却拿着香怜作法說他多事着寔搶駁了几句香怜反討了沒趣連秦鐘也赸〻的金榮越發得意搖頭咂嘴的口内還說許多閒話玉愛偏又听見了二人隔坐咕〻唧〻的角起口來金榮一口咬定說方纔明〻的撞見他兩個在後院子裡親嘴摸屁股又商議一對一肏撅草棍兒抽長短誰的長誰先來只

顧得意乱説却不防早又觸怒一個你道這個是誰名喚賈薔亦係寧府正派父母早亡從小跟着賈珍過活如今長了十六歲比賈蓉還生的風流俊俏他弟兄二人最相親厚常相共處寧府中那些不得志的奴才耑能造言誹謗主人賈珍想亦風聞得些口聲要解嫌疑分與房舍命賈薔另住這賈薔外相既美內性又慧應名上學亦不過虛掩耳目仍是鬪鷄走狗賞花玩柳上有賈珍溺愛下有賈蓉扳助族中誰敢觸逆他他既合賈蓉好今見人欺負秦鐘如何肯依自己要打報不平又想着金榮賈瑞一般人都是薛太叔的相知素日又與薛大叔相好他們告訴老薛我們豈

不傷臉如今何不用計制伏又可止息口言又不傷了臉面也粧作出小恭來至外面把跟寶玉的茗烟喚來如此這般調撥他几句這茗烟是寶玉第一得用的且又年輕不諳事听賈薔說金荣如此欺負秦鐘連他爺都干連在內不給箇知道下次越狂縱難制了這茗烟是無故就要欺壓人的今得了這个信又有賈薔助着便一頭進來也不叫金相公了只說姓金的你是個什麼東西賈薔跺〻靴子整〻衣服故意看了看日頭影兒說道是時候了遂向賈瑞說有事要早走賈瑞不敢扭他隨他去了這裡茗烟一把揪住金榮問道我們操屁股不操管你秇耙相干橫竪沒操你

爹你是好小子出來動一動你茗大爺唬的滿學堂裡學生都怔怔的看着賈瑞賈瑞忙吆喝茗烟不許撒野金荣氣黄了臉說反了奴才小子都敢如此只合你主子說便奪手要去抓打寶玉秦鍾忽從腦後嗖的一聲一方硯瓦飛來幸未打着却又打在賈菌賈蘭的座上這賈菌亦係荣府近派與賈蘭最好所以二人同座年紀雖小性氣極大他冷眼看見金荣的朋友飛硯來打茗烟偏没打着落在他的案上將箇磁硯水盛兒打箇粉碎濺了一書墨水賈菌如何依得便罵好囚攮的們這不都動了手了麼抓起硯來要飛賈蘭是個省事的忙按住勸道好兄弟不與咱們相干賈

菌如何忍得早又抓起裝書的木匣子來照着那邊掄了去終是身小力薄掄不遠剛到寶玉桌上就落下來喀啷：書本紙片筆墨等物揚了一桌子把桌上的茶碗也哂碎茶也流了賈菌便跳出來要揪打那個飛硯的人金荣此時隨手抓了根毛竹大板地狹人多那裡經的舞動長板茗烟早吃了一下乱嚷道你們還不來動手麽那三個小子一齊乱嚷好小婦養的動了兵器了墨丙掇起一根門閂來掃紅鋤葯都是馬鞭子蜂湧而來賈瑞急的攔一回這个勸一回那个誰肯听他話衆頑童有趣勢帮着打太平拳的也有藏在一邊的也有立在桌上拍着手兒乱笑喝着聲兒

叫打的登時鬨沸起來外邊李貴等几個大家人听見裡面作反起來忙都進來喝住問是何故衆聲不一李貴且喝罵茗烟等四人一頓攆了出去秦鐘的頭早撞在金荣的板上打去一層油皮寶玉正拿着褂衿替他揉呢見喝住衆人便命李貴收書拉馬來我去回太爺去我們被人欺負了不敢說別的按禮來告訴瑞大爺瑞大爺反派我們的不是听着人家罵我們還調唆人家打我們茗烟見人欺負我他豈有不為我的他們大夥打了茗烟一頓連秦相公的頭都打破了這還在這裡念什麼書李貴勸道哥兒別性急太爺既有事回家這會子又為這点子的事又聒噪他去

倒顯的咱們没禮的是的依我的主意那裡的事情那裡了結這都是瑞大爺的不是太爺不在這裡你老人家就是這學裡的頭腦了衆人看你行事衆人有了不是該打的打該罰的罰如何等鬧到這步田地還不管賈瑞道我吆喝着都不听李貴道不怕大爺惱素日你老人家到底不正所以這些兄弟侄兒才不听就鬧到太爺跟前連你也脱不過還不快作主意撕擺開了罷寶玉道撕擺什麽我誓必回去的秦鐘哭道有金荣我是不在這裡念書的寶玉道這為什麽難道有人家來的咱們到來不的了等我回明白了攆了金荣去又問金荣是那一房的親戚李貴想一想道

也不用問了若説起那一房的親戚更傷了弟兄們的和氣茗烟在窓外道他是東衚衕裡璜大奶〻的姪兒那是什麽硬掙仗腰眼子的也來唬我們你那姑娘只會打旋麽兒給我們璉二奶〻跪着借當頭我眼裡看不起他那樣主子奶〻李貴斷喝道偏這小肏的知道了有這許多蛆嚼寶玉道我只當是誰的親戚原來是璜嫂子的姪兒我就去問〻他來説着便要走叫茗烟進來包書茗烟進來包着書又得意道爺也不用自己去見等我到他家就説老太〻有話問他僱上一輛車拉進去當着老太〻問他豈不省事李貴忙喝道你要死我好不好先搥了你然後回老爺太

太就說寶玉全是你調唆的我這裡好容易勸哄的好了一半你又來生个法子你鬧了學堂不說變法兒壓息了纔是到往大裡奎茗烟方不敢作聲了此時賈瑞也生恐鬧大了只得委屈着來央告秦鐘寶玉二人起先不肯後來寶玉說不回太爺罷了只叫金荣賠不是便罷金荣禁不得賈瑞來逼他去賠不是李貴等又說原是你起的事你不這樣怎得了局金荣強不過只得與秦鐘作了揖寶玉不依定要他磕頭賈瑞只要暫息此事又悄々的勸金荣說是你起的端你不這樣怎麼了局金荣不得已只得又向秦鐘作了一揖寶玉還不依必定要磕頭賈瑞又悄々勸金荣說

俗語説的好殺人不過頭点地既惹出事來少不得下点氣兒磕个頭就完了金荣無奈只得與寶玉秦鐘磕頭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十回

金寡婦貪利權受辱
張太醫論病細窮源

話說金栄因人多勢重又兼賈瑞勒令賠了不是給秦鐘磕了頭寶玉方才不吵鬧了大家散了學金栄回道家中越想越氣說秦鐘不過是賈蓉的小舅子又不是賈家的子孫附學讀書也不過和我一樣他因仗着寶玉和他好他就目中無人他既是這就該幹些正經事人也没的說他素日又和寶玉鬼〻崇〻的只當人都是瞎子看不見今日他又去拘搭人偏〻的撞在我眼睛裡就

是鬧出事來我還怕什麼不成他母親胡氏因听見他咕〻噥〻的說因問道你又要爭什麼閑事姑好容易我望你姑娘說了你姑媽又千方百計的向他們西府裡的璉二奶〻跟前說了你纔得了這个念書的地方若不是仗着人家咱們家還有力量請的起先生況且人家學裡茶也是現成的飯也是現成的你這二年在那裡念書家裡也省好大的嚼用呢省出來的你又愛穿一件新鮮衣服再者不是因你往那裡念書你就認得什麼薛大爺一年不給一年的這二年也帮了咱們七八十兩銀子你如今要鬧出了這个學房再要我這麼个地方我告訴你罷比登天還難呢你

給我老〻寔〻的頑一會睡你的覺去好多着呢于是金榮忍氣吞聲不多一時他自睡了次日仍舊上學去了不在話下且說他姑娘原聘給的賈家玉字輩的枝派名喚賈璜但其族人那裡皆能像寧榮二府的富勢原不用細說這賈璜夫妻守着些小〻産業又時常到寧榮二府去請安又會奉承鳳姐兒並尤氏所以鳳姐尤氏也時常資助資助他方能度日却說這日賈璜之妻金氏因天氣晴明又值家中沒事遂帶了一個婆子坐上車來家裡瞧瞧那胡氏閒話之間將那事從頭至尾一五一十都向他小姑子說了這璜大奶〻不听則已听了一時怒從心上起說道這秦鍾

小猝子是賈門的親戚難道榮兒不是賈門的親戚都別特勢利了況且都做的是什麽有臉的好事就是寶玉也犯不着相他到這个田地等我去到東府瞧々我們珍大奶々再向秦鍾他姐々說々叫他評々這个理這金榮的母親听了這話急的了不得忙說道這都是我的嘴快告訴了姑娘求姑奶々快別去說去別管他們誰是誰非倘或閙起來怎麽在那裡站得住若站不住家裡不但不能請先生反道在他身上添出些嚼用來呢璜大奶々听了說道那裡管的許多你等我說了看是怎麽樣也不容他嫂子勸一面叫老婆子瞧了車就坐上往寧府裡來到了寧府進了車

門到了東邊小角門前下了車見了賈珍尤氏也未敢氣高殷〻勤〻敘過寒温說了些閑話方問道今日怎麽没見蓉大奶〻尤氏道他這些日子不知道怎麽着經期有兩箇多月没來叫大夫瞧了又說並不是喜前兩日到了下半天就懶待動話也懶待說眼神也發眩我說你且不必拘禮早晚不必上來你竟好生養罷就是有親戚一家兒來有我呢就有長輩怪你等我替你告訴連蓉哥我都囑咐了我說你不許累掯他不許招他生氣叫他靜〻養〻就好了他要想什麽吃只管到我這里來取倘或這裡没有只管往你璉二嬸子那裡要去倘或他有好和歹你再要娶這麽

一個媳婦這麼個模樣兒這麼個情性兒打着燈籠也沒地方找去他這為人行事那個親戚那個一家的長輩不喜歡他所以我這兩日好不煩心焦的我了不得偏今兒早辰他兄弟來瞧他誰知那小孩子家不知好歹看見他姐〻身上不大爽快就有事也不當告訴他別說這麼一点子小事就是受了一萬分委屈也不該向他說纔是誰知他們昨日學房裡打架不知那裡附學來的一个人欺負了他了裡頭還有些不乾不净的話都告訴了他姐〻嬸子你是知道那媳婦子雖是個有說有笑會行事兒他可心細心又重不拘听見个什麼話兒都要度量个三五日才罷這病

就是打這个秉性上頭思慮出來的今兒听見有人欺負了他兄弟又是惱又是氣惱的是那起混漲狐朋狗友的扯事般非吵鬧他听了這事索性今日連早飯也沒吃我听見了我方到他那裡安慰了他一會子勸了他兄弟一會子我叫他兄弟到那邊府裡找寶玉去了我纔瞧着他吃了半盞燕窩湯我才過來了嬸子你說我心焦不心焦且如今又沒個好大夫我想到他這病上心裡到像針扎是的你們知道有什麽好大夫沒有金氏听了這半日話把方才在他嫂子家的那一團要向秦氏理論的盛氣早唬的爪窪國去了听見尤氏問他有知道的好大夫的話連忙答道我

們這麽听着寔在也無見人說有個好大夫如今听起大奶〻這个病來定不得還是喜呢嫂子到别叫人混治倘或認錯這可了不得的尤氏道可不是呢正說話之間賈珍從外進來見了金氏便向尤氏問道這不是璜大奶〻麽金氏向前給賈珍請了安賈珍說道讓這大妹〻吃了飯去賈珍說着就過那屋裡去了金氏此來原要向秦氏說秦鐘欺負了他姪兒的事听見秦氏病不但不能說亦且不敢提了况且賈珍尤氏又待的狠好反轉怒為喜的又說了會子話兒家去了金氏去後賈珍方過來坐下問尤氏道今日他來有什麽說的事情麽尤氏道到没有說什麽一進來

的時候臉上到像有些着惱的氣色似的及至說了半天話又提起媳婦這病他到漸々氣色平靜了你又叫讓他吃飯他听見媳婦這麽病也不好意思只管坐着又說了几句閒話兒就去了到没有求什麽事如今且說媳婦這病你到那裡尋個好大夫來給他瞧々要緊可別躭悮了現今咱家走的這些大夫那裡要得一個々都是听着人的口氣兒人怎麽說他也添几句文話兒說一遍可到殷勤的狠三四人一日輪流着到四五遍來看脉他們大家商量着立个方子吃了也不見効一日換四五遍衣服坐起來見大夫其實與病人無益賈珍說道可是呢這孩子也糊塗何必

脫〻換〻的倘或着了涼又添一層病那還了得衣裳任憑是什麽好的可又值什麽呢孩子身子要緊就是一天穿一套新的也不值什麽我正來告訴你方才馮子英來看我他見我有些抑鬱不樂之色問我是怎麽了我才告訴他說媳婦忽然身子有好大的不爽快因為不得個好太醫斷不出是喜是病又不知有妨碍無妨碍所以我這兩日心裡着寔着急馮子英因說起他有個幼時從學的先生姓張名友士學問最淵博的更兼醫理極深且能斷人的生死今年是上京來給他兒子捐官現在他家住着呢這麽看來竟是合該媳婦的病在他手裡除災亦未可知我即刻拿

我的名帖請去了今日倘或天晚了不能來想來一定明日來况且馮子英又即刻回家親自去求他務必叫他來瞧々等他瞧了再說罷尤氏听說心中甚喜因說後日是太爺的壽日到底怎麼辦賈珍說我方才到了太爺那裡去請安兼請來家受一受一家子的禮太爺回說道我是清淨慣了的我不願意往你們那是非場中去鬧去你們說必定是我的生日要叫我去受衆人些禮莫過你把我從前註的陰隲文你給我叫人好々寫出來刻了比叫我無故受衆人的頭還強百倍呢倘或後日這一家子要來你就在家裡好々欵待他們就是了也不必給我送什麼東西來連你

後日也不必來你要心中不安你今日就給我磕了頭去倘或後日你要來又跟隨多少人來鬧我〻〻必和你不依如此說了後日我是再不敢去的了且叫來升來吩咐他預備兩日的筵席尤氏因叫人叫了賈蓉來吩咐來昇照舊例預備兩日的筵席要豐〻盛〻的你再親自到西府裡請老太〻太〻二太〻和你璉二嬸子來曠〻你父親今日又听見一個好大夫業已打發人請去了想必明日必來你可將他這些日子的病症細〻告訴他賈蓉一一答應着出去了正遇見方才往馮子英家請那張先生的小子回來了因回道奴才剛才到了馮大爺家拿了老爺的名帖請那

張先生那先生說道方才這裡大爺也向我說了他是今日拜了一天的客才回到家此時精神寔在不能支持就是去到府上也不能看脉他說等調息一夜明日務必到府他又說他醫學淺薄本不當此重薦因我們馮大爺合府上的大人既如此說了又不得不去你先代我回明大人就是了大人名帖着寔不敢當仍叫奴才拿回來了哥兒替奴才回一聲罷賈蓉復轉身回去回了賈珍尤氏話方出來叫了來昇來吩咐他預偹兩日的筵席的話來昇听畢自去料理不在話下且說次日午間人回道昨日請的張先生來了賈珍遂延入大廳坐下茶畢方開言道昨承馮大爺示

知老先生人品學問又兼得通醫學小弟不勝欽仰之至張先生道晚生粗鄙下士本知見淺陋昨因馮大爺示知大人家第謙恭下士又承呼喚敢不奉命但毫無實學倍增顏汗賈珍道先生何必過讓就請先生進去看〻兒婦仰仗高明以釋下懷于是賈蓉同了進去到了賈蓉居室見了秦氏向賈蓉道這就是尊夫人了賈蓉道正是請先生坐下讓我把賤内病症說一說再看脉如何張先生道依小弟的意思就先看脉再說的為是我是初造尊府的也曉不得什麼但是我們馮大爺務必叫小弟過來看〻小弟所以不得不來如今待小弟看了脉息看說的是也不是再將這

些日子的病講一講大家斟酌個方兒可用不可用那時大爺再定奪賈蓉道先生寔在高明如今恨相見之晚就請先生先看一看脉息可治不可治以便使家父母放心于是家下媳婦們捧過大迎手來一面給秦氏拉着袖口露出脉來先生方伸手按在右手脉上調息至數寧神細胗有半刻工夫方換過左手亦復如是胗畢脉息說道我們外邊坐罷賈蓉于是同先生到外邊房裡床上坐下一個婆子端了茶來賈蓉道先生請茶於是陪先生吃了茶遂問道先生看這脉息還治得治不得先生道看得尊夫人這脉息左寸沉数左關沉伏右寸細而無力右關虛而無神其左寸

沉数者乃以氣虚而生火左關沉伏者乃肝家氣滯血虧右寸細而無力者乃肺經氣分太虚右關虚而無神者乃脾土被肝木尅制心氣虚而生火應經期不調夜間不寐肝家血虧氣滯者必然脅下疼脹月信過期心中發熱肺經氣分太虚者頭目不時眩暈寅卯間必然自汗如坐舟中脾土被肝木尅制者必然不思飲食精神倦怠四肢酸軟據我看這脉息應當有這些症候纔對或以這个脉為喜脉則小弟不敢從其教也傍邊一個貼身伏侍的婆子道何嘗不是這樣呢真正先生說的如神到不用告訴了如今我們家裡現有好几位太醫老爺瞧看呢都不能說這麼真却有

一位說是喜有一位說是病這位說不相干那位說怕冬至總沒有个真話兒求老爺明白指示〻〻那先生說道大奶〻這个症候可是那衆位耽擱了要在初次行經的日期就用藥治起來不但斷無今日之患而且此時已痊愈了如今既是把病拖到這个地位也是應有此灾依我看來這病尚有三分治得吃了我的藥看若夜間睡的着覺那時又添了二分拿手了據我看這脉息大奶〻是個心性高強聰明不過的人聰明特過則不如意的事常有不如意事常有則思慮太過此病是憂慮傷脾肝木特旺經血所以不能按時而至大奶〻從前經行的日子問一問斷不是常

縮必是常長的是不是這婆子答道可不是從沒有縮過或是長兩日三日以至十日都長過先生听了道妙阿這就是病源了從先若能以養心調血之葯服之何至于此這如今顯出一个水虧木旺的虚症候來待用葯看〻于是寫了方子遞與賈蓉看

益氣養榮和肝湯

人參二錢 白朮六錢土炒 雲苓三錢 熟地四錢 歸身二錢酒炒 白芍二錢炒 川芎錢半 黃芪三錢

香附米二錢製 醋柴胡八分 淮山葯二錢炒 真阿膠二錢蛤粉炒 延胡索錢半酒炒 炙甘草八分

引用建蓮子七粒去心 紅棗二枚

賈蓉看了說高明的狠還要請教先生這病于性命終久有妨無

妨先生嘆道大爺是最高明的人人病到這个地位非一朝一夕的症候吃了這藥也要看醫緣了依小弟看來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總是過了春分就可痊愈了賈蓉也是個聰明人也不往下問了于是賈蓉送了先生去了方將這藥方子並脉案都給賈珍看了說的話也都回了賈珍并尤氏尤氏向賈珍說道從來大夫不像他說的這麼通快想必用的藥也不錯賈珍道人家原不是混飯吃久慣行醫的人因為馮子英與我們相好他好容易求了他來了既有這個人媳婦的病或者就能好了他那方子上有人參就用前日買的那一觔好的罷賈蓉听畢話方出來叫人打藥去

煎給秦氏吃了吃了此藥病勢如何下回分解